

明通
庫文子女

現代中國女作家創作叢書

紺珠集

溫志良女士作



子女書店印行

30



新裝
售價 0.30

女 子 文 庫

現代女作家創作叢書

紺 珠 集

溫志良女士作

上海女子書店印行

1935



女 子 文 庫

現 代 女 作 家 創 作 叢 書 紺 珠 集

中華民國廿四年元旦初版

著 者 溫 志 良 女 士

本 文 庫 主 編 者 姚 名 達

發 行 者 黃 心 勉

印 刷 者 均 益 上 海 姑 橫 路 六 十 四 號
利 國 聯 合 印 刷 公 司

總 發 行 所 女 子 書 店
上 海 霞 飛 路 五 二 三 號

總 經 售 處 新 中 國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三 百 號

△ 有 著 作 權
△ 翻 印 必 究 ▼

溫梓川序

我向來是不十分喜歡讀長得和裹腳女人的脚布一樣的文學作品。在這年代裏，繁冗的，複雜的，現代人的生活，說是連讀長篇的作物都沒有餘裕的時間，也並非過分的措詞。寥寥幾百字的小品之類的作物，是比較容易攝住讀者的不能永久持續着的興奮的精神，那倒是事實；至少，也不致如長篇作品之易于令讀者陡然興起厭倦拋卷之念。所以，我對於短小精悍，清新秀麗的所謂小品散文之類的作品，就特別喜愛，自然。對於志良女士這部心血的結晶品，也不能例外。

志良是個頗擅長寫清新秀麗的小品的女作家，對於舊文學也有很好的修養，但，她的思想却很新，從她的作品看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相信的。我覺得她的作風頗類似冰心女士，不過，她並不謳歌大海和母愛，她特別同情，憐恤流浪人

，喜歡寫那些顛沛流離的落魄生涯，所以在這集子裏，我們可以看到幾篇關於爲另一個階級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生活的描寫。況且，作者運用着同一的題材，而能作各種不同的描寫，不會使讀者感到惹厭，（至少我是這樣，）倘不使是作者有着高超的手腕，是不容易辦到的。

在這集子裏，我最喜愛「街頭音樂家」，「往事的斷片」，「深宵」和「四絃琴」等篇「平凡的生活」是作者自身的白描，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作者是過着怎樣的一種生活的一個人。她是生長于安南的一個南國女兒，既有很好的環境，又肯努力；在銅臭氣味很濃重的，文化落後的南洋，想找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作家，就不見得容易。她這部作品，在量上，雖是這麼單薄，但洋洋大觀的東西，未必盡是寶貝。不過，推荐于像我那樣喜愛小品的讀者，我敢相信是不會使讀者感到失望的。一句老實話，作者這部作品之出版，並不在乎獲得讀者的閒錢，但老實的私見，却是作者所希望的東西。

溫梓川一九三三，十一，廿。于馬來亞。

自序

我蒐集了二十顆小珠，綴成了這一串紺珠，恰巧它出世之日，正是我踏上了人生的軌道二十個週年。因此，這一串平凡粗劣的珠子，便成了我生命史中的一個寶貴的紀念。

感謝新時代月刊的無名作家專號
是它使我在這沙漠似的赤道下，發現了第一顆紺珠——海濱雜記。

當我找到我的第一顆珠子時，我便有接二連三繼續搜羅下去的妄想。雖然當時是有着不少的朋友，笑我這種舉動是過於冒險和無聊，然而因為成名的慾望，與文藝園裏美麗的憧憬，我便毅然地便起網罟來，像淘金者般的走上尋珠的境界。

於是在銀白的沙灘上，美麗的椰林中，幽靜的山谷裏或在風清月白之夜，細雨迷朦的黃昏，經過了一番時間，精神，這些參差不齊的珠子，終於如願以償的給我找到了。其中是閃着各色不同的幻影，有海樣的哀愁，有青春的歡笑，有潔白的友情，我把它們一連的綴起來，就成了這一串雜色的紺珠。

現在，我竟將這一串不成品的東西，靦顏地拿出來和世人見面。當然，它的本身，根本就不是什麼美玉明珠，而是一串平常的珠子，它的粗劣外表，也許永遠得不到世人們的青睞。不過親愛的讀者們，你們應該要原諒這個採珠者，因為伊還是一位年輕而尚未有充分的選珠經驗的人。

此後，如果環境是允許我的話，文學的影子不離開我，那麼，這一串黯淡無光的紺珠，或者會因讀者的愛護而添上一層光輝的色彩，和再綴上一些美麗耀目的明珠。

末了，我應該誠懇的向我的大哥偉南和梓川先生道謝。因為大哥是鼓勵我搜

羅這些珠子的，梓川先生又是幫助我成功的一位朋友，他們的盛意，都令我非常感激的。

一九三三，八，十二，漫志良于西貢。

紺珠集目次

溫梓川序

自序

海濱雜記

往事的斷片

(一) 聖誕節

(二) 乞巧

(三) 荔枝

(四) 去國的前夜

山居

目次

紺珠集

黃昏

悵惘

街頭音樂家

意外

枕上散記

月滿西樓的時候

深夜裏的琵琶聲

玉卮

憔悴的玫瑰

丁香花開了

深宵

平凡的生活

淪落

四絃琴

餓殍

流浪的歌者

露露

目次

三

海濱雜記

一、

生平最歡喜海的我，從小兒便有了愛海的癖性。我幼年時期的生活，素半是消磨於海的懷抱；每當春季的薰風來時，（按越南地處熱帶以春季最熱）我們便跑到距西貢二百多里的一個有名避暑地方——頭頓——去；其地濱海負山，風景天然，青的山，綠的水，銀色的浪花，澎湃的濤聲，使我開始對海有了認識和愛戀。年來人事倥匆，還不時的縈繞着海濱生活。

暑假中，南哥和富弟回到西貢來。在他們抵家後一週間，我便說着到海濱去；厭倦了都市生流的南哥，和在學校裏久混的富弟，他們自然都願換新鮮的環境而很贊成。

二、

在晨光曦微中，我們動身了；兩部汽車同時的啓行，同行者母親南哥富弟，還有三舅父四姨姝表妹愛兒等，沿途曉風孀孀，襲人衣襟，田隴裏的農夫，牛背上的牧童，兩旁青翠欲滴的椰樹，如綠毯般的禾田，一切一切，都從車廂裏的玻璃窗中，剎那間便疾駛過去；熱帶的清晨風景，自然而美麗的圖畫，是多麼值得人們的歌頌和留戀！

三、

勝地重遊，河山無恙，幾年來夢想那綠綠的青山，悠悠的白雲，在陽光炎熱中，又和我們握手相見了。車抵別墅後園，綠的芭蕉，紅的櫻桃，不時的低首迎風搖曳；似示人以無限的歡迎。守門土人和廚子等，聞聲出迓；自言昨天得接他們主人的電話，一切已整理清楚；並替我們搬運各物及治午餐。

我們所居的別墅，建築很精巧，面積也很大；背山臨流，花木扶疏，四週椰

樹蕉樹環繞；門前則纖草紛披。舉目有青山在望，俯瞰窗外，鳥聲花影重重。室內更佈置得窗明几淨，纖巧無塵。碧海臨窗，潮聲入夢；這樣的居室，是充滿了多少畫意詩情；我們居此，真是彷彿身入圖畫裏，祇有贊美和欣賞。

四、

我們是散步在頭頓的海濱了：海濱天氣很融和適人，山和水、輕雲和暖日，更是這裏所有的特徵。傍海左邊一帶，是大飯店，電影場，音樂亭。右邊樓閣巍巖，很多私人的別墅。沿海築有里許的長堤，循堤行，有濃蔭夾道；在蒙茸的細草中，排列了無數石礮。清晨曉日融融，可在那裏閱讀，觀那日出之景。晚風來時，遊人們多聚着聽音樂，挹海風。還有兩旁的青山，千巒疊嶂的呈於目前。曉色蒼茫中，佇看沙灘上的漁人撒網，夕陽紅樹裏，細數那鼓棹歸來的孤帆。一切都是當年的風景；童時的回憶，驀然地閃過我的心頭，真的，假使您的童心未改，處此情景中，您亦不得不低誦「今吾非復舊時吾」之句了。

五、

斜陽一抹，已漸漸的升入林表，綠楊如霧，細柳籠煙；整個的頭顱，已陷入暮色蒼茫中了！堤畔華燈初上，似示人以夜之神已降臨。晚餐過後，走出園門；仰望山巔上的燈塔，條明條暗的射到水面上，彷彿像一條金蛇，在那裏蠕動，發出閃閃的金光。兩旁的青山，已不知在什麼時候，給夜神換了黑衣，隱匿不見。黃昏燈火，月上梢頭，夜景是多少有些神祕而可愛；沿着堤行，海風拂面，習習生涼，南哥正在那裏頻頻的整理他那頂軟帽，好像怕海風吹亂了他的頭髮，一面說：『妹！您可會帶電筒來，我們下海去捉白螿！』『電筒在這裏。』富弟從他的衣袋中拿給南哥，我們一個個的從堤邊石級下去：黑漆的波濤，狂吼的海風，使人感到微微有些寒慄。南哥把電筒射到那些石罅處，哦！整千整萬的白螿；雪樣的肌膚，一隻隻的凝伏在電光下，膽壯的南哥也驚叫起來。到底還是三舅父膽大，他把牠們捉進筐內，走上岸來，各人都連稱怪事。

『真沒見過這樣多的螻蛄，令人嚇煞。』富弟一邊抹額汗，一邊說。

『哈哈！男兒這樣膽小，還說什麼他日上陣衝鋒，爲國効力呢！』

三弟見我笑他，忙指着南哥道：

『您看，南哥還不是和我一樣嗎？』

『真奇怪，什麼東西都見過，甚至在學校裏死人的骷髏，也曾撫弄過，單單這些小東西，便把我一雙手都凝住了。』南哥好像辯解似的說。

三舅與匆匆的提着筐笑道：

『你們誰都不濟事，見了這般小東西，便這樣大驚小怪。回去後一個都沒有分吃。』我和富弟搖着手道：『就算您請我們，也不敢吃呢！』

沿路的踏着月色，談談笑笑，弓形的新月，如少女含羞般的隱約掛在疏林裏，地上像傾瀉着一片的水銀；我們彷彿踐踏在張薄薄的銀色輕紗上。也許因天熱的緣故，各飯店把飲冰部都遷了出來，靠近海濱石礮上的遊人們，都在那裏披襟

當風。堤上的音樂亭，已奏起樂來；輕渺夷猶，飄飄乎有遺世之感。淡綠的電光下，一對對的遊侶，在樂聲濤聲中，蹣跚起舞，也有踏着椰影星光，散步於沙灘淺處，並肩細語。白色曳地的長裙，受着輕柔的海風吹拂，搖曳生姿，使人如遊古國，而幻想到古代白衣女神的儀態。停泊在隔江的巨舶，不時發出閃閃的燈光。海風拂去了心坎間的煩思，音樂沈醉了人的靈魂，浪聲像有節奏，歌着人生之曲。迷離的倩影燈光，似象徵人生是這般行樂。熱情充滿了心頭，迷人而可愛的黃昏，我願永遠醉倒在您的懷抱裏！

六、

熱帶天氣，本無所謂春夏秋冬的；尤其是天氣變幻不測的越南，往往從一暑中下了一陣雨，便彷彿有些秋涼的意味了。我們來了兩日，還沒見過雨。今早趁市回來，吃了中飯後，山上已給一層濃雲籠罩着，南哥說的，停刻兒必有雨！果然未到中午時候雨便隨着風來了，風聲，雨聲，潮聲，混成一片；像萬馬奔騰的

怒號，門窗給風振撼得搖搖欲墜；一場風雨，好像是給我們以午睡的機會！

夢回時！雨聲已止；輕輕地推開窗兒，絢爛而柔和的陽光，射進窗來。白雲棉絮樣的嬌慵無力而浮蕩着。我披了圍巾，走出石堤邊，呼吸新鮮的空氣。雨後的青山，真如出浴的美人，加倍的可愛。五彩綺麗的雲霞，百段錦般散佈在蔚藍的長空。天際片片的歸帆，時出時沒，沙鷗三五，輕逐於沙灘處，忽上忽下；風行水面，波平如鏡。微風過處，把我的圍巾吹得飛起。雨後的新景，美麗的山河，真是使人滌慮忘憂！

『哦！多美麗的圖畫！』三舅父和南哥三弟母親走出來，他們先這樣的嚷着。

我微笑的指着青山道：

『您看！錦繡的山川，簡直美得如美人般了！』

天真的三弟走過來，搖着我的肩問道：

『二姊，當真？美人在那裏？』

南哥一面的結他的領帶，一面笑道：

『三弟不要聽您二姊說！她總是這般神經過敏的。什麼美人？青山綠水，在她眼中便算美人。』

『哈哈，您們還不知道，這樣子是喚做詩的脾氣咧！』我說後，連自己也不覺好笑起來。

『罪過！您看，連自己也稱起詩人來了！』南哥說的仰天大笑。

離石堤數武，那裏很多石積；灘石經雨後，更多奇異的田螺。石的形狀不一，有些高聳如人齊，有些如牀般平坦。我們振衣絕壑，俯瞰清流，蹣徑似猿，身輕若鳥，我記得蘇子瞻的後赤壁賦中有：

『展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

寥寥數句，竟把我們今日的形狀寫出。頃刻間，蒼雲夕沈，空波溟渺，林風

蕭颯，泉石嘯鳴；我們不覺愀然而悲，肅然而恐，惶乎其不可留也！華月如眉，照耀着地上我們的歸影！

七、

濤聲驚夢，日色滿窗；起來時，太陽已走上了屋角。三舅父從海濱散步回來說：『今天天氣特別好，澄碧的天空，沒有半點浮雲，我們可以去海浴！』我們一行人，只有母親和四姨，畏寒不去，最好笑的是三舅父，他把白毛巾纏住頭，身上祇罩幅花色的紗籠，我們看看他，都不覺笑起來，『距皆而？』（越地土話作笑什麼解）『不得了，連土話也說出來了，假使有人初從中國來的，不用說，一定估量着您是這裏的土人了。』南哥笑的彎着腰說。走到沙灘，潮水已退，碧眼金髮的法國女郎們，衣着輕紗，正在嬉水爲樂，富弟把他攜來的皮球，和阿霸珠表妹在水面作水球戰，我們三人，走進碧色的波濤裏。頃刻間浴罷，上了岸，脫了浴衣，富弟捧着皮球，走過來，告訴我說：『那邊有人網魚，』鱗鱗的大魚，

戢戢的小魚，如銀花雪片般堆在網內；我們以一塊錢的代價，購了九尾小魚，六隻龍蝦。路中，南哥連呼便宜，誰知阿霸說：『我們上了土人的當，這裏的土人很狡猾，他知道凡來此地遊的中國人，必是豪爽之流，這些魚蝦，他索價二元，其實五毛錢便可以買到。』我道：『南哥，您還說便宜，原來是上了人的大當呢，哈哈！』

八、

海浴回來後，太陽尙未啣山，母親提議去遊山，車駛出後園門，如風馳電掣般飛去；兩旁的長松古柏，高的聳入雲表，低的盤鬱成林，沒有一線的驕陽可入，陰翳得涼風習習。車走入山道時，便見紅葉滿山，黃英繽紛，山隅的野菊，已開得笑口盈盈；雪楓淺深，疊映成趣，煙蘿開闔，層曲不窮；才交初夏，便已有蕭森的暮秋氣象，真所謂『山中不知歲月』了。三五椽的茅屋，築在山腳下；村童村婦，嘻嘻哈哈，奔走往來，想不到世外的桃源，在此地也能復見。我羨慕他們

，羨慕他們無邪的天真，不被塵俗所染，羨慕他們能擺脫人間的名利鎖，而還我自然的樂趣。哦！您們是天之驕子，您們永遠不會看到這個虛偽的人間裏種種罪惡！車行如飛，好駕車的南哥，在平坦的山道上，展出他那駕馬的本能，如憑虛御風。山谷間流水潺潺，驟聽之下，似調着絲竹管絃的聲音，鳴鳥上下，又像歡迎異邦的遠客光臨。這時，各人都在沈默中，受着晚風的嘯拂，欣賞山中的清景。

我們轉向後山來了，曲折羊腸的小徑，傍以鐵欄環繞，山路漸窄，車行徐緩，同時，各人的精神也變為緊張；滔滔的白浪，飛濺於千尺的懸巖下，澎湃有聲；遠望銀濤萬丈，海天一色，蒼茫四顧，渺漠瀰漫。太陽斜斜的向西沈下，頃刻間幻成了半天的彩霞，漸漸的由濃而淡，彷彿海的女兒，已在這時披上了玫瑰之衣，輕步於天邊水濱之間，奇麗的海景，使人置身於金碧世界！我很慚愧，慚愧我不是詩人，不能夠用音樂般的詩句描寫這樣的海景，我對着他，祇有俯首膜拜

，默然興歎！轉瞬海濱浴場已到，我們的汽車，都停在山麓下，這裏的沙很鬆滑，一個不留心，很容易把脚埋到沙裏去，各人都赤着足，很小心的走着；這裏的海風很利害，如剪刀般砭人肌骨，藍中帶黑色的波濤，不用說是比前山險惡數倍。

我仰望白雲在天，烟霧凝碧，遠遠的龍海山峯，隱約於烟波浩渺裏；回顧山勢，險隘崢嶸，法國滅安南後，復築炮台於此，扼全越的咽喉，天然重要的港口，而非越人掌理；回憶越地從前亦我藩屬之一，曾幾何時，竟爲法據，一俯一仰，都令人生出無窮的悲感！河霸背着手，朝着海，臉上很嚴肅的沈思着，也許他正在憑吊這個破碎的山河吧！突然他喃喃的自語道：

「我最憎恨這個地方，我有兩個忘不掉的深恨永永的埋葬在這裏；我的故主是葬身於此，我的故國是滅亡在此，我們同胞的碧血曾灑遍了這裏的山河，每履此土，使我惓念故主，愴懷故國，想起了地下的同胞，更令我椎心泣血，永世不

忘；哦！世界弱小的民族啊！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填平這個無邊的深恨，何日我們能恢復我固有的山河，難道上天生我們祇配有作人奴隸的命運嗎！」

他說後仰天長吁，他的眼睛突出，充滿了血淚，瘦削的面龐，掛着兩行亡國的淚痕。想不到他，也能發出這樣驚人的思想，我們各人心靈上都感着一種無名的悲痛，同時，由心坎中似低低的呼着微弱的共鳴。

『強權即公理，世界弱小的民族，是永遠沒有翻身的一日。』南哥微喟的說。

『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還有什麼公理存在呢？』三舅父把他的烟斗放下很消極的這樣說！

回首中原，一角河山，幾行清淚，重重的悲憤橫梗在我的心頭，因憤憤的說：

『祖國頻年內亂外侮，瘡痍遍地，近更倭奴入寇，東省淪陷，連綿的奇恥，

傷心的惡耗，多少有心人爲之痛哭流涕！但又有什麼法呢？「公理」二字，在這世界上是死滅很久了；霸·亡國之痛，弱國之慘，看起來雖然懸殊，但到頭來，却同是一樣的痛心澈骨呢，風雨飄搖的神州，離滅亡怕祇差一線了，但是一線的生機，我們又將憑誰的力量挽回？」我說後，我陡然地覺着我的血沸騰起來，漸漸的由踵至頂，全身都在燃燒着，我忘記，我忘記我立在這個風寒水冷的海濱，我耳邊聽到隆隆的炮聲，和淒切的哭聲，我彷彿看見很多的逃難居民，背後給一大羣的倭兵追逐；流彈飛處，一個個都血肉橫飛，作了炮火下的犧牲品，我又彷彿見：瀋陽城內，隨處都飄揚着血紅的倭國國旗，暴戾的倭兵，背着槍，個個都趾高氣揚，往來巡行，向我們的同胞嘲笑。

『哦哦！您們不要這樣橫行，您們要認清這裏是誰的國土。』我恨極，我握着拳頭，預備走上前去撲殺他，當我舉步時，突然聽到耳邊呼聲：『志良，您作什麼？』我睜開眼看，哦！那裏有什麼倭奴和哭聲？一切都是我底神經所幻成，

母親和南哥，拉着我的手，問我爲什麼想走下海去？我啞然的笑了，我知道自己完全給神經所迷惘了；我告訴他們我剛才的幻想，母親笑我憂思太深，南哥也說我太興奮了！

大地已籠上灰色的帳幕，海潮如鬼叫般的怒號，「回去吧！二姊，」三弟催促我們歸去，我無言地跨上了車，夜色微茫中，我們便和這險地告辭！

九

三日之遊告終，登山涉水，隨處都已印着我們的履痕；我們會欣賞過朝日出、夕曛甫下的美景；我們曾在夜色微茫，帆影風光中來嘯傲過；然而青山雖好，終不是我們長住的地方，桃源避世，留待他年再來重尋吧！

和來時一樣的在火傘高張下，兩部汽車，一聲去也，便離開了別墅；我和三弟，還不時的回轉首來，揮着巾向頭頓告別。

廿，十二，十八，於越南。

往事的斷片

幻滅了的前塵，有如雲煙，失去了的天真，亦歸泡影，憑你如何的追憶，也不過在心坎裏增加些更深一層的創痛。

月朗風清，夜闌人靜，從那依稀的想像，去追憶隱約模糊的幻影，留在我腦海裏的往事，便如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重新映現。

(一) 聖誕節

還未踏上扶梯，鏗鏘的琴韻，和輕盈的唱詩聲音，已由樓上的綠色玻璃窗中溜進我的耳鼓裏，我不禁想到，今夜，上帝又遣下快樂的天使，翔到人間來了。

想使她們對我有突如其來的驚喜，上樓後，將近走到門傍，便故意放輕了腳

步，探頭望見內面聖像前銀燭高燒，燈光輝煌中，秀和倩，幾個白衣打扮的女孩，站在琴傍。低頭彈琴者，是一位穿着魚白的銀服，有捲曲的，烏雲似的長髮，絲披到兩肩上，像女神一般婀娜的薇。靜穆的空氣，優美的情景，使我不忍立刻進去破了她們的雅興，倚在靠門的一隅，自己的心魂，不覺沈醉在這幅豔絕人寰的圖畫中。

「啊，Euturpe 來了！」沒有多時，她們便發現我含笑的立在門旁，琴聲戛然停止，室內隨即起了一陣柔美和婉的嬌聲，展開了幾張盈盈的笑臉，在歡迎我的降臨。

薇很美妙的回過頭來，向我嫣然而笑，「是西風吹你到來的麼？抑何姍姍其來遲？」亭亭的起立，桃色的櫻唇裏，吐出這樣嚙嚙的鶯聲。

「不錯，我是乘風而來的。」我走上前去笑着答她。

暖 and 熱，拂去了我臉上的冷氣，突然，幾隻溫情的手，緊緊捉着我的臂。

「你的御風本領真利害，竟令人不知鬼不覺便悄悄的降臨。」秀把舌頭一伸，很害怕似的說。

「來了多時了，你們的凡胎俗眼，怎能見到仙人的下降？」我和她裝了一個鬼臉。

「五點鐘便打電話給你，怎麼弄到這個時候才來？」倩的臉上，有着薄薄的嬌嗔。

「請恕我的初犯，姑娘。」我急忙向她行禮請罪。

「哈哈！你們看，這一對妙人兒。」華姊看見我和倩的樣子，引不住嗤的一聲笑出來，引得秀和薇也吃吃的笑個不止。

「你們還未到聖堂去麼？」我問薇。

「因為專誠候駕。」她頑皮而又天真的答我。

「真是太不敢當了！」

「哈哈！」又是一陣清朗的笑聲。

「來吧，我底 Eurpoe。」不容分說，如衆星拱月一般，她們已把我拖到鋼琴前的圓椅上。

「好孩子，靜靜的彈一回。」儘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膀，替我翻開琴架上的琴譜。

「不要再胡鬧，不然，這位 Eurpoe 又要乘風飛去了。」我裝作很莊嚴的說。

「不怕你飛，我有黃金的剪刀，會把你底羽翼剪斷。」華姊笑嘻嘻的說。

「喂，小姐們歡喜那一枝？」

「嬌俏。」薇很嬌俏地說出這個曲名。

於是嬌俏的曲兒，在幾張嬌俏的笑顏中，嬌俏地彈出，我斜睨了琴旁的鏡子一下，一位長髮垂肩銀服的女神，換來了一個短髮披額，白袍的女孩，雖然不是

適才的情影，但同是同樣靜穆的空氣，一般美妙的情景。

當——當——對面的禮拜堂鐘聲，悠揚地響起來，驚破了這優美的美境，擺在鋼琴上面的時計，這時，正正的指到十二下。

嗚嗚的汽車喇叭聲，使我們都不約而同的走出欄杆去看街上的熱鬧，倩和薇也趕忙坐好，作她們的祈禱功課。

電火一串串地垂在半空，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輛輛的汽車，隨着禮拜堂的鐘聲，像穿花蝴蝶般的馳逐起來。紅男綠女，摩肩接踵的走進禮拜堂去，靜悄悄的街道，頓時充滿了一片熱鬧的塵囂。

華姊輕輕的拉住我的衣袖，指着室內，我明白她的意思，三個人靜靜的走進去，兩個虔誠的信徒，正閉目凝神，朝着聖像，來到她們背後，華姊也效着她們一樣的低下頭，作膜拜狀，口中喃喃的說道：

「敬以一瓣的心香來祈求你，」

主，萬能的主，

願你替我們這兩位美麗的女神；

早日找到甜密的愛人，

阿們！」

口中的們字還沒有說完，她咬啣了一聲，飛鳥一樣的矯捷，薇和倩已立在華姊的背後，一個捉着手，一個捏着喉嚨。

「再說一回給我們聽聽！」兩個人的唇邊，浮着勝利的笑容，是凱旋的戰士，對着他們的俘虜而說。

「美麗的女神，

甜密的愛人，

阿們！」

有中古世紀的殉教者精神的華姊，臨刑時，還抗然不屈的閉目唱着伊的歌。

往事的斷片

正想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這個倔強的囚徒，一陣扶梯響聲，我們知道畢夫人從禮拜堂回來了。

「算你幸運。」薇鬆了手。

「謝主鴻恩！」華姊站起來，效舞臺上的小生，向薇唱了一個喏。

看見她那副滑稽神氣，各人都忍俊不禁的縱聲大笑。

一幕未演完的聖誕節的喜劇，在這樣混雜的語聲中閉幕了。

Euturpe 即，「優脫下」，是「希臘神話」裏的九位膠斯中的一司樂歌的女神。

(二) 乞巧

星光燦爛佈滿於雲幕上，涼風挾着秋意散佈到人間，吹着，吹着，吹到女孩兒們的臉上，一個個的飄着歡樂的笑容，金風玉露來播下，一年一度的「女兒節」。

「是在今宵降臨了。」

明亮的燈，射到露臺上的石板，和放在正中雲母石的長桌，同樣的現出光滑，皎潔，燈影浮在桌旁的兩盆葵葉，閃着乳白，淡黃，碧綠的顏色。銀色的針兒，五彩的絨線，八角玳瑁盒的胭脂，白瓷瓶的雲花膏，巴黎的香水精，香粉，金色圓筒的脣膏，當我把牠們一件件的排列在桌上，彷彿自己置身於百貨店內的化妝品陳列所，「織女也居然用起摩登的化妝品來了。」我一面整理着牠們，一面心裏這樣想着，一抹的笑痕，不覺從自己的脣邊浮出。回頭見情和秀，正立在我背後，低着頭，在呵綵紙，五色繽紛的碎紙，散滿於她們的衣襟上，像蝴蝶般的飄舞到空中，落在地下。望到對面，在熱着鼎的竈，把一片片的檀香，放進銅黃的寶鼎中，長蛇的輕煙，蜿蜒地隨着香氣陣陣的噴出來，將站在桌前的四個人兒，籠在淡淡的香煙裏。一片模糊，似霧非霧的情景，彷彿雲中的仙子，隱約的欲來的時候。

不是劬世間一般的女兒來作虔誠祈禱，也不是要博取什麼「雅人」「韻事」的名稱，祇爲着一點天真，這個小小的乞巧會，便在半天的忙亂中成立。

牌聲和笑聲從裏面傳出來，地上倏然出現了一個人影，「你們還未整理好麼？」大家抬起頭，原來是華姊。

「街市內的人真多，不知費了多少工夫，才找到這一些。」她把買來的一盤紅柿與雪梨，放到桌上，不住地的揩額汗。

「辛苦你了！」我們同聲一致的慰勞她。

捲起雙袖，紅的，綠的東西，又在幾隻纖纖的素手下移動。

「你們看，雙星渡河了！」華姊望着天空嚷起來。

於是大家把頭仰向天空。

果然，兩顆鑽石似的大星從雲縫裏鑽了出來，光明射目的照到下界，不過兩星距離很遠，「喂，銀河在那裏？」我向華姊追問。

「這就是銀河哪，」她指着橫在星旁的一條線一樣的白氣說。「這就是牛女二星哪，這是他們倆相會的雀橋哪。」

千古的佳話，從她的清辭妙語中吐出，把我整個的聽官，引進古代的神話裏去。

氤氳的香味，重復襲進鼻管裏，薇又焚檀香來，她望着我們笑道：

「子時了，你們還不來乞些『巧』麼？」

拈起針兒和綵線，五個人笑着蹲到桌下，我笑對她們說；「祇限五分鐘，遲了就要罰。」

五分鐘過後，祇聽見水浪的笑聲，「怎樣呢，薇？」我問她們。

人魚一樣的鑽出來。彼此一看，都啞然失笑，針和線，依然沒有穿好，這一羣沒有神眼，不是針神的女兒，「巧」沒乞到，倒乞得些「愚」來吧！

像弄戲法的賣藝人一般，我們玩了一套，又再來玩一套。

往事的斷片

摘了一片豆芽葉，輕輕地投進玻璃內的清水，華姊是第一個嘗試者，立刻，在葉子下，浮着一個很暗的水影，是一對形似鴛鴦的影子，薇拍起手來：「恭喜你，鴛鴦同命，佳期不遠了！」她向華姊拱拱手。

「促狹兒，當心我撕掉你的嘴！」雖然是嗔怒着，但從微紅的顰頰間，是有着一暈滿意的笑容。

「一葉扁舟，萬里遨遊。」薇看見她自己摘下來的葉子，浮在水上，很快活地這樣說。彷彿有隻小小的船兒，在水裏蕩漾着。

葉子從我的手中擲下水去，是長長的竹竿，漸漸地，幻成一枝筆，筆頭有朵
花兒。

我自己正有點莫明其妙，聰敏的華姊竟笑起來：

「啊，筆管生花，我們這位文通再世，將來一定滿腹珠璣，橫掃千人了！我叫了聲「慚愧，」她們望着我笑。」

葉子落水時，水光搖動，幻術又開始變換了，是一朵開得很燦爛的蓮花，花旁生着蓮房，我戲對倩說：

「中通外直，亭亭玉立的人兒，有蓮之慧！」

「可惜却有蓮心的苦吧！」是一個幽默的回答。

秀是最末的一位了，遲遲的放下，許久，許久，仍是寂然不動，她蹙着眉說：「大概沒有希望吧？」

一會兒，才慢慢地轉動，「有了，海棠花。」我喚着她看。

正在凝神注視時，輕風吹着一串銀鈴的笑聲，飄到露臺來。

「那裏來這許多殘粉？是織女化妝撒下來吧？」接着，便見薇底二嫂，笑嘻嘻的走到我們面前。

俯身一看，地上是佈滿了點點的白色的粉末，「喂，二嫂，搽了可以返老還童的，你試試看。」我和薇笑着說。

她當真的彎着腰，用手揩着地上的粉抹到手臂上，「怪香的！」她開了聞說。

不見了華姊，她躲在我的背後乞掩口而笑。

望望桌上的一盒香粉打開了，粉是少了一半，我們才恍然大悟，我指着華姊笑道：

「原來是你這位織女化身所施的法寶！」

(三二) 荔枝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

因為要向幾個老朋友辭行，和想去國前換一換新鮮的環境，在三五月圓的前一天，我們我又到了那個所謂黃金市場的澳門，第一夜，是下榻在華姊的家裏。

華燈初上，夜的曲子便在人們耳畔頻頻吹奏，迷人的夜色，更不住地向年青的人引誘，我們這一羣天真半泯的孩子，又要走到外面去領略一些夜的情調。從葉夫人的告訴，知道震動世界的大悲劇——黑奴魂——是在這裏的一間戲院開演，於是我們的興趣，又轉到看電影去。

「看完戲後，快些回來，有一些好的食品請你們吃！」臨行時，葉夫人含笑對我們說。

「當真？這般的好意，真是破題兒第一遭了！」好說笑的華姊，連她的嫂嫂也調侃起來。

「是什麼好吃的東西？」我不禁好奇的問她。

「回來便知道！」她故意地不肯說出來。

在戲院裏，劇情雖然很好，不過給「回來便知道」這句話，弄得大家都心不在焉的看戲，白幕上的人影，一個個的在我眼前幻滅，「到底她請我吃些什麼呢

？」這個問題，却時刻在我的腦海裏盤旋着。

散場後，走出來，喧雜的市聲，飄揚於街上，笙歌嘔啞的，從幾家渠渠的華廈裏飄出。燈光下，閃着那些臉上塗滿白粉，張着血盆的紅嘴，露出迷人的媚笑的吸血的人們，不停的往來跳躍。賭館公司，和鴉片煙館門前的電燈招牌，一齊發出閃亮的光芒，彼此對峙，互相耀映着。是快樂的天堂，還是人間的地獄。

清潔的災魂，帶我們走過了這罪惡之窟。

「你說六嫂請良吃些什麼？」薇一面行一面問華。

「想一定是燒白鴿，因為這是良最歡喜的。」華姊很得意的說。

這個難題，竟給她想了出來，我也很同意的道：

「對了，上次我來，也是她請我吃燒白鴿。」

不知不覺走到了南灣，海風從樹林間吹過來，沈鬱的心頭，輕鬆了許多。這兒的街燈很暗，映着天邊迷茫的月色，和蛇眼一樣的浮在海上的三兩漁燈，模糊

的景色中，靠岸的石礎上，有着一對一對的幸福情侶，細語嗚咽的在織着他們的戀愛之網。撼岸的波濤，發出澎湃的聲音，還夾雜着一些低微的胡琴，風物依稀是別具着一種清幽的情調。

「賣荔枝！賣荔枝！」擺在岸上的菓販，這樣的喊着。

「買些回去，吃了白鴿後，用來解渴。」薇的食慾又動。

紅色的皮，覆以碧綠的荔枝，這樣鮮艷的荔枝，看見後，不由得引人要饒涎欲滴。

四毛錢買了兩斤桂味荔枝。

挾着一包荔枝，幾個人的脚步，都比起先輕快起來。

踏進門，急急的跑上樓。

「六嫂，你請我們吃的東西呢？」饕餮的薇，竟急不及待的大聲嚷着。

「來！」葉夫人和我們走入客廳內，她們一堆人在打麻將，「在那裏？」華

姊看見桌上沒有食品，不禁露出詫異的顏色。

秀走過去，把放在地下的一個圓籬揭開，我們一看，不禁愕然。

纍纍的堆滿了籬內，綠的葉緋紅的皮，不是荔枝是什麼？

揭破了這個「神祕之謎」後，各人都睜大了眼睛，面面相對。「唔，荔枝！」薇在低低的說着。四毛錢的兩斤桂味荔枝，一個一個的，從我手中溜到地下。

「怎麼？又是荔枝？」事情實在太湊巧了，葉夫人的臉上，也掠過一陣驚異的表情。

(四) 去國的前夜

中秋節的晚上，是我去國的前夜，也是充滿着離情引緒的一夜，那時，我是作客在畢夫人底家裏。

晚餐過後，薇提議着到海邊去賞月，「遊河，」各人都贊成了，薇便忙着去收拾食品，倩在整理她的簫管和樂曲，我帶了一枝自來水筆，和一本日記。秀和華在走廊下，討論今夜如何娛樂的計畫。

「月還沒上呢，你們忙什麼？」母親從後房走了出來。

「不，我們打算環堤逛逛再「遊河。」薇搶着先說。

「年輕人總是這樣性急，要去便去，外邊風大，你們當心些着涼，薇，穿一件衣服去吧！」畢夫人攙着雲妹妹從樓上下來，笑着說。

「不，我不覺涼，我們現在就去。」薇撒嬌的說。

於是她們兩位老人家，站在石階上，望着我們的背影。

出了店門，一陣南風，從海濱吹來，沿着堤，下了畫舫，船家照例的問：「小姐你們到那兒去？」「白鵝潭去！」我們對他說。

薇把她帶來的一筐食品傾下，有梨子，菱角，蓮藕，沙田柚，月餅，華和薇

走來走去的整頓食品，說是替我餓行，無邪的天真，至誠的友誼，使我感到宇宙間人類的熱情！

倩好像是怕麻煩，和我走到船欄邊談天，船家是不住地搖櫓前進，波濤的聲音，在細碎地響着。仰望天空，夜涼如水，清輝的明月，高照在我們的當頭，閃爍的繁星，在無際的天幕上留連，飄拂的晚風，迎面撲來，我不覺脫口低吟：「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一句，「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倩也輕微地答着。在幾位朋友中，倩和我是最合得來，她有溫柔的性情，沈靜的舉止，文學的天才，和音樂嗜好。她是一個孤兒，是畢夫人的遠戚，從小兒便寄養在畢夫人家，今夕，我看她的臉，好像充滿了很悽惶的情緒，突然，她舉起頭，望着月說：「月姊呀！你今夜雖是這般團圓，但你不能永遠不缺，猶之我們的聚散一般。良，你今夜雖在這裏伴我們談天，可是明夜此時，你已身浮滄海，踏上你的征途了，唉，人的一ó生，簡直像渺小嫩弱的浮萍，祇聽那無情的流水飄蕩着！」

素憤感傷的我，到此時更不免心旌搖亂了，無奈也勉強喃喃的自慰：「華筵散後，便各自西東，本來人生的聚散，也不值得什麼感傷，留戀。真的，命運的主宰使我們如此，還有什麼可說？」

「命運，命運，什麼是命運？難道宇宙底一切都憑着命運來支配麼？」心直口快的薇，竟這樣憤憤地說。薇在我們中，是最年輕，而舉止最放逸，思想最活潑的一個，她的學識和言論，乘着畢夫人的賢明的教導，常常都使我們佩服。

「我相信，我相信世間底一切，都仗着命運之神來擺佈，殘酷的命運之神呀！你真是萬惡，你既令人偶然而聚，為何又教人無端而離？」平日寡言笑的秀，也說了這幾句牢騷話。空氣暫時沈寂，各人的臉上，充滿了憂鬱的情緒。

「算了吧，白鵝潭到了，月在中天，我們還是快些來賞月吧！」華姊一句話，把我們的精神提起了。我看見桌上的食品已排列整齊，便說：「這樣好的月色，難得我們這來聚會，我想大家應該有一首詩詠月，留作異日的紀念。」

華姊說：「我有我有！」

「一輪光滿玉樓西，

素練方橫銀漢低；

今夜月華明似鏡，

萬家爭看廣寒梯。」

我先喝起采來：「好句！好句！好句！」薇催着我，因口占一絕：

萬里長風水接夫，

離人吟咏月窺船；

湖山有約應重訪，

便別依依毋黯然！」

一陣的掌聲，衆人都道：「好個月窺船！」

『銀漢迢迢玉宇清，

冰輪高掛照人明；

鄰娃底事焚香禱？

細語呢喃無限情。」

倩的也不錯，薇呢？薇正唱着汽水，她忙放下杯，吟道：

「夜涼水如瀉空階，

閒倚雕欄月滿杯；

今夜素娥真解事，

深宵伴我入船來。」

「還好！我拍着薇說。秀祇說了句「但願年年今夜月華如練。」薇搖着頭說：「不行，不行，湊不上一首絕句的要罰！」在無可奈何之中，秀給薇強着喝了一大盃酒，一陣劇談和狂笑，桌上的食品，便如風捲殘雲似的消滅了。

華拿着她的杯子遞給我：「良，祝你旅途愉快，鵬程萬里！」接着，秀的杯

往事的斷片

又來了，「良，臨別贈言，祝你綿繡般的前途，開滿燦爛的花朵！」良姊，我願你花長好，月長圓，人長壽！更願你的文章，如這珠江 flowing，一瀉千里！」薇薇笑嘻嘻的，把酒斟在一隻藍色的琉璃杯內，雙手捧給我。衆人笑道：「好個善頌善禱的姑娘！看見了她們的形容，忍不住把含在口裏的酒都噴了出來，給她弄得各人都笑得喘不氣來。」

「昨天聽見畢夫人對媽說，華你預備明晚落香港辦嫁妝是麼？」我笑着問華姊。「別瞎說，六姨總是這般挖苦人，事還未定，便逢人告訴。」華姊裝作很生氣的樣子說。「恐怕華表姊的婚期，我不及參加了，打算送了良落船，後天我便回去，雖然，六姨母（畢夫人）是這般盛意的留我。」「華表姊的婚期距今祇有一週，爲什麼要這樣匆匆的走呢？你們聖保羅幾時才開課？」薇薇得想哭出來問秀。「九月八號。」「哦，還有十多天才開課。」我也勸秀不必急急回去，可在這裏伴伴她們。「唔，『秀點點頭。』「倩你那管簫呢？」我突然憶起倩曾帶來一

管簫。「在這裏，不是你說起，我已忘記了。」倩在身旁取出簫來，我們要求她吹一次，於是倩吹着簫，薇歌着柳永的秋別詞：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

多情千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

月色溶溶，輕寒襲體，一切都在沉默中。祇有那潺潺的江水，和着輕微的簫聲，白鵝潭一帶，漁火星星，我們的靈魂，都醉倒在這美麗的夜景裏，在這一剎那間，我陡然地覺得捉到了「人生之謎」，使我忘了自己，忘了身外的一切，「我滿足了，人生也不過如此！」真的，假使上帝能出現於這時，我可以對他這樣說。簫聲漸漸的低微，人聲在那裏混雜着，整個莊嚴璀璨的羊城，又在夜景蒼茫中，出現於我們的眼前！

一九三一，九，十九，西貢。

註「遊河」即泛舟之意。

「白鵝潭爲珠江流域之一，在珠江下流。」

「沙田柚」即柚子。

山居

暮春的午後天氣，是這樣融和適人，我坐在湖畔櫻花樹下的一張長椅上，披讀着納蘭詞內的一首送春詞，突然，從湖面送來一陣輕風，把枝頭的櫻花，如碎雨般的墜到湖中去；湖水爲微絮所拂，立呈圓暈，像雨絲濺波般的續續迴旋不已。兩三片的殘瓣，隨着微風的轉勢，墮到我襟頭和書面上，似告訴給人們以春將歸去！春來春去，一年一度，然而人生的青春，能得幾回？生命的飄忽，逝水的年華，令人回首當年，驚覺韶華老去，而感到人事是這樣的變幻無常。真的，每次檢閱自己的生命史中，不知有幾頁是成就了的春花，更不知有多少頁是等閒的秋

月！春去了，生命之流還在不停的奔逝，美麗的青春啊！是不再爲任何人停留。

屈指入山來，瞬已四日，本來在這隔絕市塵的山洞，幽靜得如桃源般的仙境，最少耳中是聽不到些嘈雜的聲音，眼中是少接觸些紛擾的世事，尤其是對於祖國的惡消息，也可以詐作充耳不聞，作個避秦的遺民，來換換新鮮的環境。的確，事實上生而爲現代的中國，除了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山中的天氣，使人感着舒適而和諧，清閒平衍的生活，令人不禁與與世無爭的觀念。這個湖，半天然而半用人工築成的湖，好像是我多年的好友，朝夕相對，不忍相離，加以松濤鳥語，花香山色，不知增加了人們多少的雅興詩情，從沈默中感到偉大，由自然中找到快樂，把生之煩惱都付諸消滅中，而解脫我美的自然去！

「你猜她在這裏不在？」

我正呆呆地望着湖水出神，遠遠的傳來一陣笑聲和足音，我心內估量着，定

是金然表姊她們來找我，果然，她們看見我，飛奔過來。

「哈哈！我們那一處不找到你，原來你却躲在這裏念詩呢！」蘭姑看見我手內拿着書，她先笑着說。

金然表姊也用着笑笑的口吻道：

「喂，書癡子，在什麼時候出來的？」

「房間裏很熱，睡覺是不能，我靜悄悄的走出來有一個鐘頭了，怎麼你們知道我在這裏？」我把書掩上後，站起身問她們。

她們指着全表弟說：

「虧了他，我們才找到你，剛才四舅父和後房的西人，打了一隻梅花鹿來，我們正在後院裏看着，全弟走進說，他在後山拾了些松花，回來時，看見湖畔有個人影很像你，所以我們便走到這裏來，找你去拍球。」

全表弟很天真的在聽我們說話，他一手拿住兩個球拍，一手拉着我的衣袖

說：

「表姊，我們拍網球去。」

「你又不曾拍。爲什麼這樣替人着急？」我一面說，一面笑他。

「是的，我不會拍球，但我會作公證人。」他那無邪的孩子氣，引得我們都笑起來。

來到後院，四叔站在草地上，和那位同他去打臘的西人談話，拍球開始，我對金然表姊，蘭姑對福表弟，四叔立在椅上作我們的公證人。四個都是初學，抽不到三個 shot，便喊疲倦，坐在綠絨般的細草上，晚風不停的嘘拂，令人感到心魂俱快，店內的鐘聲徐徐的響起來，佈告晚餐的時候已到。

燈光閃着紅綠的顏色，幽邃的音樂，是在抑揚的低奏，整個的靈魂，都不禁沈醉於燈紅酒綠間。在飯廳內的客人，臉上充滿着一種優美閒適的表情，在進餐中，像春風般的和藹而低聲地談笑着。

餐後，客人都到外面散步去，四叔站在鋼琴前翻琴譜。

「*«Mon Paris»* 和 *«Ca C'est Paris»* 好不好？」你把兩本法文曲譜，放在琴架上問我。

金然表姊笑道：

「四舅父總喜歡那兩枝老調，我却愛聽那首 *«Gigolette»*」

「哼，你們的還不如我這首 *«Ze Reve Passe»* 的好聽呢！」蘭姑拿起一本曲譜，驕傲的說。

幾個人在爭論着，還沒有解決。

「好，你們到底商量妥未？」我坐到琴前的圓椅來，盤着手，問她們。

「就這兩枝吧！」四叔仍堅持他的注意。

琴聲一起，各人都沈默着，各曲既終，四叔把另一本放上。

「再來一枝 *«Ramona»* 好麼？」

我微笑的點頭，手指又在黑白的琴鍵上跳躍，在外面散步的西人們，給琴聲所誘惑，都不知不覺把脚曳進來，有些情侶們，竟攜着愛人的手曼聲而歌。

琴聲停止後，我們走出去。

「彈完了麼？」母親和姑母站在湖畔笑問我。

「完了。」我走到母親身旁的一把藤椅上坐下。這兒的椅，是給旅客們休憩的，這時也有坐着欣賞夜景，也有繞着湖慢慢的散步。夜是優美得如沈默的少女，山風不時的送進些野花香氣來；薰人欲醉，點點的疏星，如流螢般的閃爍，和白玉似的月兒，倒入湖中去，湖面像一幅輕綃，風過處，波光微皺，把水中的月，振撼得搖搖欲碎。

「媽，你看，月光走下水去了！」全表弟一邊拍着他的手，驚奇地嚷着，一邊叫姑母看。

「全姪，你下去撈它上來吧。」四叔拉着他的小手，微笑的說。

「去，我去！」他當真把手探到湖中，想跳下水去，四叔把他抱住交回姑母。

「傻孩子，這是月光的影，不是月。」姑母將他摟在懷裏，給他解釋。

「唔！」他似解不解的點頭。

「哦，這樣好的月色，今天是不是陰歷十五？」四叔仰起頭，望着蔚藍的天空。

「是的，長夜無事，講些湖上的生活給我們聽聽吧。」

他見我又要求他講湖上生活，他不禁笑道：

「試先說你們對於湖和海的意見。」

我說：「我愛海，但我又同樣的喜歡湖，海的欣賞，是宜於朝日初出，夕曠甫下時，它的洶湧澎湃，像一個拔劍努力的勇士，使人敬仰崇拜。湖呢？說到湖，我祇有默然，因為它的美處，實在不可以說出了！我依稀記得，從前在杭州逛

西湖時，常常在星月交輝，銀河在天的靜夜，躺在輕舟蕩漾裏，習習的清風，和粼粼的湖水，緩緩地吹送着它，那種輕微舒適的美感，有如對着一個柔媚的少婦，令你祇有沈醉和迷惘。

「真的，你說得不錯，金然和蘭呢？」四叔望着她們，她們倆相視而笑。

「我生平最愛湖，我尤喜歡靜靜地對着它，但當我和它相對時，我總覺得它偉大而自己渺小！」金然表姊說後，四叔點點頭。

蘭姑也說：

「自從來此地後，我便開始對湖生了愛戀，不知爲什麼原故，我感到它如葡萄酒般的醉人。」

四叔開始講他三年來，在瑞士時的湖居生活：

「瑞士，這個風景如畫的地方，是產生着不少美麗可愛的湖，來夢湖便是其中之一，我在那裏讀書時，整天的生活，都消磨於湖光山色間，當春之神，披了

玫瑰的春衣，降臨到人間來，在嫋嫋的春風中，揮了一葉小小的扁舟，狂歌嘯傲於有詩意的來夢湖上。等到嚴酷的赤帝，在天空展開它底羽翼，我們又在黃金的太陽下，鬥船，白鷗似的汽船，浮泛於綠色的波浪裏，水花雪浪，飛濺到衣襟上，是有着無限的涼快，玩至疲倦，便走上湖畔飲冰店。大嚼冰淇淋。飄飄的黃葉，隨颯颯的金風到來，秋高氣爽的天氣，常成造成我在湖畔讀書和作畫的機會，或在萬籟無聲的靜夜，攜了個 Violin，躺在葉子般的輕舟，流到渺無人跡的所在，彈出幽微的音調，享受一些三夜的清福。瓊樓玉宇，飛雪滿山，豔麗的來夢湖，已完全給冬之神粉飾了，脫下了輕裝，換上莊嚴的白袍，皎潔無瑕，像縞衣仙子般的臨風玉立！穿了雪屐，換了雪衣，在軟如白絨的來夢湖裏作滑冰去。三年的湖居生活，印下了我那可愛的青春歡樂的痕跡 我對它，彷彿像個多年的戀人，至今還時刻的倦念着！

四叔把手內的雪茄，放在嘴裏，用力的吸着，好像還在追戀他過去的黃金

生活。

我們的神魂，也馳騁於美麗的來夢湖畔。

母親打着呵欠，微露倦意，全表弟在姑母懷內睡熟了。

夜寒霜重，不知更鼓幾度？

此時，各人曳着沈重的脚步，回去找那甜密的安息。

一九三二，暮春，於安南大叻山中。

黃昏

太陽漸漸的西匿，輕風拂樹，整天的暑氣，都消失於這黃昏晚涼的時候。

從醫院探了姑母的病出來，便急急的趕快回家去，心內惦念着家裏今夜的宴會，恐怕各人都在等我。

汽車在門前停住，看見四叔和三舅父的車，知道他們老早便到了，三弟走出

來說：

「二姊，人都到齊了，祇等你一個。」

今夜門前的大燈，照耀得滿屋光亮，客室裏的紅色燈光，望進去，令人感到一種柔和悅目的色調。

踏入屋內，一陣鋼琴和四絲琴的聲音，正交雜着從客室內送出來，留聲機在輕微地奏着陽光隨處的歌曲。

進了客室，鼻管觸到一種玫瑰花的香氣瀰漫了室內，在氤氳的花香中，我瞥見了四叔坐着彈琴，三舅父和母親正低頭談話。

「回來了麼？」坐在沙發椅上看報紙的父親，見我進來，便放下報紙問我。

「是的，哦，誰送這些西餅和花籃來？」看見桌上的幾盒西餅和兩個大花籃，我歡呼着的問。

「是黃夫人剛差人送來的。」母親一面站起身來，一面這樣說。

「看！你有什麼貴重的禮物送給父親。」南哥看見我手中拿着一個紙包，立刻放下了四絲琴，走上前，含笑的想搶來看。

「慚愧！今年的父親生日，我祇有這些花送給他老人家。」我掀開了那張薄紙，把一束猩紅的玫瑰和淡紫的丁香花，插在鋼琴上面的一個羊脂膽瓶內。

花顏受到紅色的燈光掩映，如美人醉後酡色一般，低首含笑，愈顯出它的嫵媚和嬌豔。

放在正中圓桌上的銅色寶鼎，金光燦爛，輕煙繚繞，時時發出一些檀香氣味，花香，檀香，燈光，隱隱籠罩着一團喜氣，喜氣走上各人的眉梢，覺得室內的空氣，隨處都充滿着溫馨，柔和。

一張粉霞色的圖畫，是開展於這春氣濃郁的室中。

父親祇是微微地的笑，從那慈和的笑容中，又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心中的快樂。

本來，人生的快樂，是無過於天倫之樂，不過，有時想到今日的快樂，來日能否重逢，來日的快樂，又未必如今日一樣，心內便未免有些兒惆悵了！

當在快樂至極的時候，時常會感到曇華易散的悲哀，人是靈感的東西，可是往往有這樣的矛盾心理。

無論在什麼的歡宴中，我總是默然沈思，實在連我自己也是茫然不解。

「幾爲愁多翻自笑，那逢歡極却含啼。」飲水詞中的名句，肯定了我自己的個性。

「菜都預備好了，你們打算入席未？」母親走進來，把纏在我心坎間的一條雜亂帶子撕斷了。

「是時候了！」南哥微笑指着肚子說。

長形的餐桌上，鋪了雪白的桌布，一排綠色的玻璃杯，擺在上面，銀光燦爛的刀盤，也閃着晶瑩的光輝。

「你們喜歡白蘭地還是香檳酒？」大家坐下後，父親拿着桌上兩瓶酒，徵求各人的意見。

「白蘭地好！香檳酒太淡了。」喜歡喝酒的四叔和三舅父。先搶着說。

父親見我們沒出聲，便望着我們道：

「你們呢？喝些來助興吧！」

「白蘭地太強，還是喝些香檳酒好！」母親很解意的，知道我和大哥都是不慣喝酒的人，連忙這樣說。

各人把酒傾滿在自己面前的玻璃杯內，立刻混成了碧綠和金黃兩種豔麗的顏色。

「今天是父親的生日，難得又是父親榮膺銀司庫長的新職，我們都應當爲他老人家祝福；乾了這一杯！」南哥站起身來，把酒杯高高的舉起，對衆人說。

「好，我們碰杯吧！」衆人都隨聲附和着。

黃 昏

五三

金色的酒沫，濺在各人的唇邊，綠的杯兒，和紅的唇兒，互相吻着。

燈光下，各人的兩頰間，隱約地飛上一層玫瑰色的酒暈。

進餐的時候，又聽到父親說着一段笑話，是六年前父親坐法郵到法國去，在船中所遇見的故事。一個沒有出過洋的商人，他是和父親同坐頭等艙的，第一天在飯廳內，他祇喝了六個湯便，什麼都不吃了。後來他對父親說，他實在不好意思露出自己不懂法文的破綻來，所以當他知道了那張湯單不是菜單時，便不再吃下去，然而他竟白餓了半天。

父親口講手動的姿勢，把那個商人當時的態度，形容盡致，引得我們都撫掌大笑！

父親今天喝酒很多，一杯滿的白蘭地喝完又再斟，說話也比平常來得多，談完世界的經濟衰落後，又漸漸說到上海戰事後的損失問題。

談起了國事，我們都感到血管內的熱血想衝出來，慷慨激昂的態度，大有披

劍起舞的氣象。

「他年若遂凌雲志，不殺倭奴誓不還。」我不禁低吟起宋江的句子來。這時，窗外黑沈沈的樹影，已把黃昏的陰影掩沒。

一九三二，八，九，西貢。

悵 惘

倩姊：

青島一別，時間已輕輕的度過三個寒暑了。在這歲月悠悠的當中，因為你的行雲流水的踪跡，使我沒有片紙隻字寄給你，未知置身在軟紅十丈的你，還能憶及這僻處於海角天涯的故人否？

秀昨來信，述及你近來的生活狀況，並道令堂逝世後的種種苦處，惡劣的環境，還加以愁病交迫，聽到楚楚弱質的你，受到這樣殘酷的施與，真令數千里外

悵 惘

五五

的友朋，爲之傷心流涕！

倩姊，還記得珠江泛棹的那一夜麼？還記得臨歧握手依依惜別的一剎那麼？啊，那一夜，是多少值得可紀念的一夜喲！銀河如白練的橫在天空，滔滔的江水不停的流着，停泊於九龍碼頭的法蘭郵船（*Andre Leben*）。正是你我別魂欲銷之地，華，薇，秀，她們都因爲開學期近，趕上省去，祇你獨自送我的船。當夜，在油麻地的飯店叨擾了你給我餞行的一頓晚餐後，我們便落了船，我和你倚着船舷，兩人祇是沈默無言地相對着，凝望着燈光燦爛的香港，一段離愁的帶子，把兩個怯弱的心靈，緊緊的縛在一起，我不敢先開我的話匣，恐怕又觸起了你那無限的哀思，可是燈光下，我瞥然見到你的瞳子裏：閃着晶瑩的液體，兩頰間也隱隱有些淚痕，「良，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再來香港？」突然你執着我們手問。「這是說不定的，倩姊，人生如浮萍般的蕩漾，誰能預算到未來的事？」「誠然，不過假如你不來，我畢了業後，便可以到西貢去。」「好的，你如果能來西貢，

我可以幫你忙，最少會替你找個職業。」你聽見我這樣說，竟喜得流淚了。「哦，娘，冷酷的人間裏，真想不到今有這樣熱情的你，你真是我底知友了！」「倩姊，我願你拿起勇士的寶劍，來斬盡前途的荊棘，我願你荷着農夫的犁鋤，來耕耘你的幸福園地。倩姊，從我走後，你的生活必要充滿了新鮮，快樂，當我接到你的快樂生活的佈告時，我將怎樣的歡喜呢，倩姊，答應我吧。」我如小孩子似的搖着你的肩，懇求你。「好妹妹，我答應你了。」你終於笑着的點頭。於是我們又在重溫着一頁一頁的往事，你說珠江泛掉的那一夜，是我們數人生命史中，最寶貴而難忘的一頁。薇的天真，秀的牢騷，華姊的談諧，我的詩興，你的沈默，表面上看來，各人的性情，像是不大相同，等到相聚在一起時，是缺一不可。你還說，和我作了數年的朋友，從來沒有見我哭過，祇有一次，在你底家，是晨曦初上的時候，我和你薇三個人，爬上隔壁人家一座未完成的露台上，去攝日光，上是比較容易的，但下來時，問題便發生了，離屋背有二尺高，況且各人都穿着

高跟鞋，除了跳，便沒其他的方法了。於是祇有冒險的跳下去，薇先，你後，輪到我，你張開手來攙我，然而太遲了，我已栽倒在屋背上了。經了你和薇的扶持，才得蹣跚地落去，頑皮所換來的結果，便是痛苦，這一夜，我的腳腫起來不能伸直，呻吟在牀榻間，虧了你們的相伴，薇替我用藥膏來擦腳，你在給我說故事，一段過去的悽豔的戀痕，使我忘了腳上的痛苦，而感到靈魂的哀傷，聽到你說至沈痛處，我不禁哭起來了。「不要再說吧！倩姊。」嫩弱的靈魂，受不起強烈的刺激，我竟哀求你停止你的故事。「良，你現在覺得腳上怎樣？」薇脫下藥膏笑問我。我一試，奇怪，腳竟伸得起了。「你不知道，剛才你在全神聽故事時，我們很用力地擦着呢。」薇和你都笑着說，我也莞然的笑了。肉體的痛苦，敵不過靈魂的創傷，從那時起，我便相信了這句話。我們談到這裏，無情的汽笛，已在頻頻的吹亂了征人底心絃，我送你到吊梯旁，一聲珍重，我們終於悵然地這樣分別了。

哦，昔日的豪情逸趣，韻事諧談，轉瞬雲散煙消，追思已往心情，令人祇有低徊悵惘，美景華年，隨着水般的流光逝去，活潑的天真，燦爛的童心，早已永遠埋葬到那古墓中去了！

別後的我，和未別的我，依然如昔日一般，草草勞人，一無建樹，徒負了人們的期望，而任歲月蹉跎，說起來實在愧對故人了。幸得別來無恙，差慰千里外故人的相思，然而生涯如舊，壯志銷沈，學校從去年起，我就沒去了，祇有每星期二次的音樂課，還照常的上課。空閒的時間，半消磨於彈琴，讀書，寫作，閒而清幽的生活，恰如閉關老衲一樣。而況這兒的椰雨蕉風，更足撩起人們的舊恨新愁，在這兒，有的是殖民地人士強橫的神氣，和人們冷酷的面孔，會使那顆熱情的心，化爲冰冷，終日終夜祇聽見的是金錢，算盤，和勞働者的呼聲，混成一片，使人厭倦，沈悶。的確，倩姊，這樣異國的情調，我早已久厭，無奈事與願違，我迫得重複在這海外流連，最恨的是一水遙隔，千里難通，南天翹首，徒令

人偷彈幾行的熱淚了！

從俊的來信裏，隱隱窺到他愛護你的真誠，不過他給我的信，常常帶着失望的情調，他說：「辛勞的園丁，終日徘徊於愛的花園內，他的意思，是想將他心中的熱血來培植那株憔悴的玫瑰，然而玫瑰的本身呢？好像不懂他的美意，牠儘在哀傷着牠那過去給暴風雨吹殘了的生命而日趨憔悴。」倩姊，已往的固不值得什麼惆悵，但又何必爲着茫茫的來日添愁？葡萄的美酒，眼前的溫柔，正等着你去消受，倩姊，快放下你那杯苦酒吧，在你那玫瑰般的綺夢裏來沈醉你底青春吧！

光明的前途，美滿的愛果，我都祝你一一找到。倩姊，今日羈身海角的我，說不定他年會登堂拜賀，當你披輕紗，坐香車的時候。

記取「天涯若比鄰」之句，今之離，或足以增他年之喜，倩姊，良會有期，總要你的紙平安，能時倩歸鴻，帶到炎炎的南國去，佈告給你那多年的老

友。

話好像是說得大多了，而猶未盡，就此算了罷。

你的摯友良於越。一九三三，八，十九，西貢。

街頭音樂家

深秋薄暮的黃昏，整個宇宙都充滿了詩意。

微微的秋風，輕輕地吹送枝頭的黃葉，飄落到旅人的衣袂上，柳樹梢頭，可愛的嫩綠，已隨着消逝了的春光歸去。現在，祇換上一層深黃的色彩，有如青春少婦的綠鬢朱顏、一剎那間變爲雞皮鶴髮，韶華，老去。是怎樣的憔悴可憐。在這秋情黯淡的當中，使羈旅異國的人們，不知增加了多少的愁緒。秋，是一個可使人興奮；但又可使人沉悶的時序，然而我呢？每到秋來，我是惆悵如舊，秋來了，它帶給我的祇是一些輕微的惆悵。

我每日每夜悵倚着樓頭，作深長的凝望，晚風中，時時聽到輕微的絲聲，由遠而近的送來。接着，便見一個孤襟襖的，蒙着白巾的，拖着草鞋的，抱着琵琶的，中年的丐婦，出現於鋪滿黃葉的十字街頭。緩緩的走着，輕輕的彈着，悽悽的歌着，斷續的音符，是從伊撥着絲琴的指尖中溜出，一直溜進我的心頭，不知爲什麼原故，一種無名的惆悵，疑在我的靈府裏，側耳地細聽，凝眸地沉思，我靜靜的欣賞着伊那微渺的琴音，和嗚咽的曲調。街上的孩子們見伊來了，便走近前把伊圍攏着，伊慢慢地走到對面的一間空屋前，坐下來，把琵琶放在膝上，漸漸的，又悠揚的彈起來，指尖是由徐而疾，歌喉是由微弱而雄壯，琴音縱縱鏗，如金戈鐵馬之聲；沈雄處，如裂帛，又如急潮洶湧，突然，琴音由疾而徐，由急轉而爲抑揚頓挫，有秩序的奏着，良久，良久，聲音幽幽得如含愁的少婦，如長空的鶴唳，如巫峽的猿啼，一種靡靡的亡國音調，失去了的青春綺恨，填不了國亡深痛，在如怨如慕的餘音繚繞中，低低地彈出。沒有一絲其他的聲音，沉

默，沉默着，四週的人們，頭兒低着，眉兒感着，老的，少的，臉上都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悽愴的情緒，幾十對的眼眶裏，是有着盈盈欲泣的水點。劃然一聲，琴音中止後，伊低下頭，用破巾拂拭着伊底琴絲。

也許各人是給同情和惻隱之心所感動，一陣銅錢擲地的聲音，砰砰的響着，衆人是紛紛的，在爲這可憐的飄零者解囊。

情感，使我陷進悲哀的域中去，理智，像告訴給我以人類應有的互助，我默然地拿着兩角錢，擲到伊的破帽中去，砰的一聲，錢從高處落地後所發出來的迴響，衆人都仰起頭來用驚訝的目光注視着我，怪不得他們會驚訝，他們驚訝，這一個陌生的異國人，也會領略他們本國的音樂。他們驚訝，在這朱門綺戶中，也有人會哀憐這個躑躅於十字街頭的流浪者。但是，朋友，你們錯了，我們既同是茫茫苦海中的衆生，我們自應本着人類互助的天性，來把這世間底一切崎嶇之路填平，這樣，我們才算盡了些作人的義務。

「謝謝你，善人，願上帝佑你！」伊聽見鐵落地的聲音，便把手探到破帽中去，當伊發覺着在自己手內的是兩角錢，一種內心透出來的喜悅，竟使伊的手顫的抖了。伊仰起頭來，雙手交着胸，慢慢的這樣說。

我從那枯黃而灰白的亂髮下，窺到伊的臉，一張慘白得好像不是生人的臉，兩眼是深深的向內閉着，眼角時時流出一二滴的珠淚，額上和面皮的皺紋，一條一條地，深深的刻着風塵勞瘁的痛苦，嘴邊不停發出寂寞可憐的苦笑。「啊，原來伊還是一個盲者呢！」我不覺驚呼起來。

可詛咒的時間，帶走了人們的青春。是誰知道，已往的豪華，換來了今日伊人的憔悴。無情的秋風，吹老天涯的芳草，吹白人們頭上點點的銀絲。

世事無常，造物可惡，水依舊東流，車輪的人生，仍是不停的轉着，今天的街頭淪落者啊！伊早已失去了伊那錦繡的年華，和數十年前，在朱門綺戶中的青春享樂了。

我不禁感傷而又同情着伊，低下頭來，念着納蘭詞內的幾句：

「若問生涯原是夢，除夢裏，沒人知！」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裏憶平生。

絲絲心欲碎，應是悲秋淚，淚向客中多，歸時又奈何？」

一種莫名的情感，使我偷偷的爲伊流了沒來由的眼淚。

但我又開始感到伊是一個幸福者，伊雖然是失去了光明，可是事實上，這世界的光明，也用不着去找。伊有黑暗，黑暗所賜予給伊的是舒適，安靜，伊永遠看不見這世界的紛擾。本國的淪亡，同胞們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呻吟的痛苦，人們冷酷的面孔，一切，一切，伊都看不見，伊從人類中解脫了下來，是一個逍遙世外的超人。伊祇靠自己的藝術來渡過伊的生命，雖然，逝去了的青春，是使伊像飛絮般的飄零無依，但悽清的生涯，却令伊如閒雲野鶴一樣的自由自在。

「伊，才算是人類中的超人。」我心內這樣的想。

伊慢慢的站起來，仍把破巾蒙着面，低着頭，輕輕地撥弄着琴絃，在星光下，緩緩的循着原來的路遠去，我仍舊悵倚着樓頭，凝望着伊，直至伊走得遠了，黑的背影，漸漸消失於朦朧的樹影中。但輕渺的絃聲，還不時的，從那深秋的晚風中，由近而遠，輕輕地，一聲一聲地打動我底心門。

一九三二，八，廿二，寫于西貢。

意外

閃爍在銀濤中的浪花，瞬息間便變換了那起伏不同的波紋，有如神秘的宇宙，往往造成了玄妙不可捉摸的人生。飄蕩於茫茫碧海裏的幾片嫩弱浮萍，時時會因微風的吹動而聚在一起，同樣，在那生命的巨流中，渺小的生命，也常常有不定期而遇的巧會。然面星散，萍聚，在短促的幾十載的生的過程中，這樣滑稽的人生喜劇，實在不知能得幾回？珍重地拾起這寶貴難逢易散的一刹那吧！雖然這不

過是如曇花一現的幻象。

星期六，薄暮的黃昏裏，剛巧從學校上了音樂課回來，便感到頭部有些不舒服，躺在牀上，想作一回的憩息。愛兒——小婢——輕輕地走到我面前，遞給我兩封信。本埠的郵票，白色的信封上，有着很陌生的藍色墨蹟，拿在手裏，反覆細看，終於想不出是那一個朋友寄來的，可是我還拿着信不住地的思索着，因為我是有着一種怪脾氣，無論什麼事，總是喜歡揣摩而不願立刻捏破了那美麗的幻想。

『媽，我們要預備歡迎一位年輕的詩人。』事實到底撕破了我的幻想，我見母親進來，便笑着對她說。

『那一位？是從中國來的麼？是不是曾今可先生？』母親坐到我身旁，很和藹的說，因為伊時時見今可寄書和信給我，所以伊會這樣問。

『不是，是南洋清歌的譯者，和我們同姓的溫！』我故意吞吐的說。

『哦，是他。』母親很聰明的醒悟過來，『他到西貢來遊歷麼？』

『他從上海回星加坡去，經過這裏。』

『那麼，我們現在去看他吧。』

『我想明天去，順便請他來吃飯，你說好麼？』頭忽然劇痛起來，我躺下後這樣說。

『好，就這樣吧，明天去接他來家裏玩玩，請他用頓晚餐。這樣算是給他接風，又算是替他餞行，你的意思怎樣？』

『好的。』我很歡喜的說，『可是去定些什麼菜呢？』

『不用去定了，橫豎你父親不在家，待我來做一個臨時的廚師吧！』母親說起來，我才想到父親在今天下午已和友人們到頭頓避暑去，因為後天星期一是西俗清明節，銀行有兩天的假期。

x

x

x

第二天的清早，因為陽光的熾熱，和還有些疲倦的原故，祇好躺在牀上憩息。

『你要寫封信通知他，這是請客的禮節。』午餐後，母親對我說。

於是我寫了一張便條交給三弟，恰巧紅表弟到來，他便和三弟一同到船上去。

等到我從浴室出來，他們已經回來了，三弟說信交了給他。帶回來一疊書，是今可送給我的。

坐在汽車裏，涼風拂到臉上，疲倦早隨着嚴酷的太陽消失。這時，我是懷了一腔熱烈的情緒去拜訪這位未見面的朋友。

到了船上，三弟在前面引導，「三百二十六」找到房門上的號數，門是虛掩着，燈光從門隙漏出來，裏面像是有人，我用手在房門上輕輕的敲了一下。

隨着叩門聲鑽出來了一個人。『是他？』我心內正估量着，但他祇微微的向

我們點首，不等我開口，便匆匆的走向飯廳去。

『Miss 溫，請到裏面坐。』從飯廳內走出來另一位穿白色襯衫的青年，含笑的前來招呼我。

向他介紹了母親和弟弟後，在飯廳內我們開始談起話來。

『船一抵步，我便上岸去找你，可是問來問去，總問不到路，不知是不是因為沒有法文地址的原故？』他一邊拿着今可介紹他來找我的那張名片遞給我，一邊這樣說。

『哦！怪不得你找不到，作算你找着街名，也沒有這兩個號數。』我指着名片上今可寫的『一二六』和『一六二』的兩個門牌上說着。

『唔，兩個門牌都錯了麼？怎麼你又會收到我的信？』

『這真是巧極了，不知怎的我會同時接得你兩封信。』

談到這裏，我們都不禁好笑起來。

停了一刻，我向他說，請他到我們家裏同聚晚餐，他很客氣的再三不肯，說是不好意思去打擾我們。然而經了我們幾度的邀請，他終於是點頭俯允了。

回到家裏，在飯前到飯後，彼此是閒談着，從他的談話中，我得到了國內許多作家的消息和滬上朋友們的近況。他是沒有高貴的架子和驕傲的態度，是一位態度和藹舉止活潑的年青作家。

沒有虛偽的應酬，沒有客氣與局促的存在，有的祇是無拘束的談笑。本來是陌生的我們，轉瞬間，彷彿成了多年的朋友。

在清談笑語間，一種失去的童心，一陣天真的影子，輕輕地掠過我的面前，使我憶起四年前廣州和倩，諸友在校中相聚時，也是一樣的無拘束的談笑，然而會幾何時，竟已風流雲散，往昔的歡娛，祇成了今日的回憶。真想不到，在這迢迢的南國中，在這一刹那間的聚會裏，也能得到同樣真誠的友情。

經了這長時間的談話，雖然身體是有點不舒服，可是並不感到有些兒倦

態。

『什麼時候你到新加坡去逛逛？請預先拍電報給我，我一定出來接你的船。

』他很誠懇的說。

『唔，不知到什麼時候我才有機會到新加坡去。也許將來會去也說不定的。

』我不禁笑着說。

在送他回到船上時，夜色已經有些闌珊。汽車到了碼頭上，船中的音樂悠揚地奏着。明亮的燈光下，映着人影幢幢，送行者擠滿於碼頭上。

『順風，Mr. 溫抵步後請寫個信給我。』

『謝謝你們，真是太打擾了！』他這般的謙虛客氣，祇有使我們感到慚愧。

望着他走上吊梯去，我們上了車。汽車經過船旁時，仰起頭來，望見他站在甲板上揚着手向我們告別。於是我手中白色的巾兒也向他飄揚着，直至甲板上的人影模糊不見，船影也漸漸的向後消失。一九三三，四，三十日於西貢。

枕上散記

月滿西樓的時候

寒光沁到露臺上，地上似鋪滿了幾片薄薄的輕霜。水晶盤般的一輪皎月，漸漸的從屋背升上來，很久，很久，才露出它那娟娟的臉龐，有如含羞的少女，見了陌生的人，把羅扇障面，故意的姍姍來遲。張望着案頭上的日歷，它告訴給我今天是陰曆十五，怪不得今夜的月明，這樣的光亮，多情的它，更像憐人寂寞的，把它的清輝，射進蘭幃來，雪白的衾榻上，變成銀色。披衣起牀，憑欄仰望，月已經慢慢地移在我的當頭；俯視下面，白色的睡衣，浴在月光中，燦然生輝，瘦小的影兒，拖在地上。在這萬籟俱靜的當中，在這晶瑩皎潔的世界裏，使我憶起古人所說的：「起舞弄清影，何處是人間？」「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同時，又不禁冥想到廣寒宮裏的蹁躚女兒；這時，也許她們正奏着霓裳的仙樂，在婆娑靡曼的舞着。記得幼小的時候，常常愛聽人家說些關於月的故事，尤其是

——嫦娥奔月——那段美麗神祕的故事，長大起來，這種稚氣，仍是未除，每逢月夜，總是對月凝思，清靜的腦海裏，時時織着飛昇月宮的出世思想。又曾聽人說過：一個人，如果想知道壽數的長短，祇要從自己眼中所見的月亮的多大小，便可以斷定。我曾一次笑着對母親說，將來我一定會早年夭折，因為我見到的月亮，祇有茶杯口般的大。母親還嗔責我，說年輕人不應該多說這樣不吉利的話。可是，今夜，我所見的月亮，是和以前不同，它比平常大數倍，而且降低了許多，當我舉頭凝望着它時，彷彿看見鏡中有一位白色的影子，含笑地向我招手，偶然憶起佛經中有一句：「好從明月悟前身。」才吟出口，好像自己已經置於雲端裏，剛才的影子，立刻消失不見，迴首塵寰，不禁傲然而笑，有好飛鳥翱翔於空中一般，我不覺得着一種超越到世外的喜悅。在這飄飄欲仙的境界裏，一陣清風

，從我的臉上拂過，回顧自己，仍舊立於露臺上，月兒已躲到雲縫中去了。猛然心靈澄澈，感悟到是自己的神經所織成的幻想，假如青雲是可以當作層梯，我當凌霄直上，試叩月的迷宮。然而雲是如夢的飄渺，月又重復的溜在樹上，臨風悵立，默然神往，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哀，把我的記憶，深深的，陷於美麗的幻夢裏。

深夜裏的琵琶聲

午夜醒來，時時聽到陣陣的琵琶聲，客中抱病，已是寂寞得可憐了，然而在寂寞的心靈處，還要增加一些使人感傷的情緒。

是流浪者的心聲，還是幽人的怨語？悽咽的音調，是這樣的宛轉，迷人，無端地，撩起人們疊疊的新愁。

披上圍巾，倚着窗兒，散漫的琴音，仍在微風中飄蕩着，憔悴的病體，已有

望風先怯，又怎禁得起這悽厲的哀韻，不停的顫動着憔悴的心絲？銀漏是敲殘了，露珠滴透了薄薄的羅衫，深宵凝立，悵惘到底因誰？

走回牀上，擁着羅衾，想在夢中輕輕的溜過這悽酸的境界，但眼兒是閉着，悽涼的音調，又像柔絲一樣的纏繞到怯弱的心房。清早睡起，才知道昨夜裏的琵琶聲，贏得自己的枕上啼痕一片！

玉簫

許久不曾弄過簫，病中無聊，偶然想起，起來把靠牀的一個抽屜翻開來搜，終於給我搜到了一管埋沒多年的玉簫。

簫的本身是純白色的，據說是白羊脂玉，它的顏色，並不因為年代日久而稍變，不過因為放置太久了，外面是蒙上一層薄薄的輕塵，但一經拭去，立刻又恢復了原來的美觀，像白雪般的瑩潔可愛。

這管美麗可愛的玉簫，擱在抽屜裏多年，我忘記它。簡直就如忘記了一個失去的友人一樣。至於它給我遺忘的原因，一來我是不善弄簫的人，二來這又是件紀念品，所以我便當作古董般的，將它束置高閣，日子久了，它的影子，就在我底淺薄的記憶中消失。

彷彿記得，以前這管簫的主人並不是我，簫管上所刻着「玉簫」兩個俊雅的字，便是它往昔相依爲命的主人的閨名，它開始溜到我身邊來，是在七年前，我回到廈門時，初作新嫁娘的七姨，贈給我的禮品。當時，我遠從母親的口中知道少女時代的七姨，原是一位善弄簫的女兒。可是她爲什麼會割愛贈給我。在她後來給我信中曾說道「可愛的嗜好，早隨着美麗的青春，埋葬在人事匆促的墳墓中去了。所以，我要將這管簫給它換了主人，來永遠的保存它，使它不要跟着我底短促的生命而殞滅。」

以後，簫兒就和我一同跑到這熱帶之國來，在故鄉時，七姨曾教我吹會了一

枝「蝶戀花」的小詞，回來後，有時興到，也會拿出來瞎弄一回。在過去的數年中，她從海天萬里外，寄給我的桃色醉雲箋，每次，總殷殷詢問她底簫兒是否無恙的消息。自從前年「她踏進了死的迷宮」的噩耗到來，爲着「觀物思人」與「觸景傷懷」的原故，這管玉簫，便開始給我擯棄和遺忘了。

我現在對着它。是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無涯的抱歉，同時，我那埋葬了多年的情感，剎那間，又如春草似的蓬勃起來。我把自己的纖指，按住簫眼，放到唇邊，不知怎的，唇兒和簫兒相觸，竟暗然不能成聲，難道簫聲笛韻，已隨玉樓人去？這樣說來，我真是一個罪無可逭的人了。

據說善弄簫的人，一定是那些名士雅人，和閨秀名媛，而且一定要有優美的環境，和開適的心情，才能譜出美麗悅耳的管聲。這管玉簫，它以前也曾有過這種騷人的，緋紅的命運，它曾在溫柔綺旋的黃昏，小樓人靜的深宵，珠簾斜捲，寶鼎輕熱的蘭麝繡闥內，與如花似玉的人兒爲侶，吹着同聲的曲調。又誰想到幾

年後，它竟如給人捐棄了的秋扇一般，引不起它的新的主人的倦顧，蕭如有知，應嘆自己的遭逢不遇吧？

「寶劍贈與壯士，」「紅粉贈與佳人，」這些都是適乎其贈，假如這管美麗的玉簫，能落在位雅人的手中，不用說，在它那桃色的命運中，定有着不少的風流韻事。可惜它是「明珠暗投」的爲我所佔有，它之所以喑然無聲，也許是因爲它底主人將它贈非其人，因此，它底音調，便追隨故主歸去，不願留存人間，餘下了這個美麗的形骸，今後的命運如何？祇憑我這位保存者所措置。「啊，玉簫，我辜負你了！」我不禁喟然的嘆息。

憔悴的玫瑰

黃昏的微風，帶來了一陣輕微的香氣，芬芳的氣味，拂到自己的臉上，沁進鼻管內，立刻覺得心朗神清。推開了枕，在枕畔，我竟發現了昨夜那朵淡紅的玫

玫瑰花，我喜悅而又珍重地把它放在手掌裏，啊！嬌豔的花瓣上，已印着一暈微黃的色素，花容是不知在什麼時候跟着它的主人憔悴了。呆呆的望着它，一張無邪的笑靨，重復在我的面前開展着，這一朵美麗而憔悴了的花兒，是貯滿了天真的愛與潔白的友情，使我不自主的，爲它流了感激的眼淚。

是上燈的時分，寂寞的病室中，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獨自躺在病榻上，苦悶正凝在心頭。忽然，似一很細碎的步聲，傳進我的耳朵，微微的張開了眼，一個小小的影子，閃動於黃色的燈光下，黑緞的長褲，雪白的短袖襯衫，白色的領結，金巴的捲髮，象牙的臉盤，流星似的藍色眼睛，微笑的站在榻前。在這一瞥間，我懷疑到是 Cupid 的出現，等到我定睛去看時，原來是我所愛的小友降臨。

「是你麼？露露。」我握着他的小手。

「是我，姑娘。」他把身靠近我。

「怎麼這幾天不見你來？」

「我到學校去，昨天晚上才回來，不聽見你彈琴聲，我問媽媽，媽媽說姑娘病了，是麼？」碧色的眸子裏，閃着懷疑的目光，他凝望着我。

「是的，病了。」

「是頭痛麼？」他把小手按在我那扎着藥棉的額上。「你要不要藥水？待我回去向媽媽討些來給你。」小孩子的真誠，從幾句淺顯的言辭中流露了出來，一種溫馨的熱情，輕輕地襲上我的心頭。

他是在我們隔鄰的一個法國孩子，父親是一位年老的提琴家，他祇有五歲，然而已經有了很好的音樂天才。當我初次認識他時，便感到他是一個聰明而且柔順的孩子，我愛他，簡直就如愛自己的弟弟一樣。

「不用去取了，我是有的。」我一面笑着說，一面注意他手內的捲薄紙，「露露，你送些什麼給我？」

「花——一朵好看的花。」他說着，掀開了一層薄紙，將花拿在手中。綠的葉，襯着淡紅的，鮮豔的花顏，花蒂下，垂着兩條很細小的粉紅色的緞帶，隨風飄動，像一個輕盈的少女，裝着嫵媚的笑靨迎人。

「哦，美麗的玫瑰花！謝謝你，露露。」消失了的童心，又復活於枯寂的心田中，我接過花後，故在唇邊，不自禁的歡呼起來。

「這花是剛從盆上摘下來的，緞帶是媽媽替我繫，媽媽說送朵花給你，你一定會早康健的，那末我又可以聽琴了。」

「回去時，對媽媽說我很感謝伊。」我把花兒輕輕的放在枕畔，微笑地對他說。「哦，你穿得這麼漂亮，是預備去看電影麼，露露？」

「看電影？」他睜大了眼，「不是，這是媽媽替我新造的一套衣服，媽媽說，我穿這樣美麗的晚裝去見姑娘，姑娘更會歡喜我，你說我這樣的打扮好看麼？」他神氣十足的，雙手叉着腰問我。

「非常的好看，你活像一個西班牙的小騎士。」

「西班牙的小騎士？」他站在靠牀的一面鏡子前，反覆的念着這句話，「不是法蘭西的小勇士。」他昂起頭反抗我的話。

「是，露露是法蘭西的小勇士。」我豎起大拇指和他。

「唔——」他很快樂的抬着手，向我行軍禮，「露露是法蘭西的小勇士。」

「好了，我要回去了。」停了一刻，你望了望時計，伸手和我握別。

「露露，吻我一下。」

他果然很聽話的走前來，把脣兒在我的左頰上，輕輕的貼了一下，便很迅速的走開了。

「再會！露露。」

「晚安，姑娘！」走到門邊，揚着他的小手，小小的影子，在房門掩上後消失了。

從昨夜到今天，寂寞的心靈，常常爲着這種天真的友情所感動而至於流淚。我將一方白色的手絹，包住這朵殘花，玫瑰花雖是憔悴了，但它的溫馨和潔白無邪之愛，却永遠的，貯在我的靈海深處。

丁香花開了

「春來了，

丁香處處開；

對此良辰，

我必……」

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這樣美麗的琴音，從綠色的窗簾中飄出。

「二小姐，窗前的丁香花開了。」天真的愛兒，手中拿着澆花壺，匆匆的跑進來，佈告給伊這樣的一個消息。

立刻放下了琴譜，跑出來，丁香開滿了枝頭，小女般的嬌豔，它的可愛，竟使伊不由得要來撫摩。驀然，一種莫名的悵惘，輕輕地拂上伊的心頭，春風吹動了朵朵的丁香，吹醒了伊那過去的桃色的夢痕，在伊淡淡的記憶中，浮現着一個朦朧的幻影。

是百花開得燦爛如錦的春天，有一對幸福的人兒，倚在開滿了丁香花的窗前。春風吹着一串溫馨的細語，在醉人心魂的花香中吐出：

「裳，你瞧，丁香花開了！記取，我的歸期，是在三年後的春天，丁香花開的時候。」

一朵淡紫的丁香，從綠的枝頭，飄上烏雲的鬢邊，美麗的花顏，酡紅的雙頰，都展開了青春的歡笑，人面，花兒，在互相爭豔。

「你瞧，丁香花開了！」掛在前玉籠裏的鸚鵡，也效它的主人的口吻，在頑

丁香花開了

皮的叫着。

* * * * *

天涯芳草，枯了又綠，輕裘薄羅，已在人們身上換了幾次了。現在又到春來了，丁香花又開了，然而伊人的歸期渺渺。

窗前的花，依舊吐豔，小婢走進來，將一束紫色的丁香，插在桌上的一個羊脂胆瓶中。弄舌的鸚鵡，也低誦着春來了的句，丁香是開遍了室內，可是病榻上，多了一位昔日與花爭豔；現在憔悴不堪的人兒。丁香處處開這樣美麗的琴音，也不會再從綠的窗簾中飄出。

一九三三，初夏，寫于病中西貢。

深宵

淡綠的燈光，映射到橫躺在黑白的琴鍵的上面的琴譜，顯然牠是和自己一樣

的感到疲勞，表示着寂寞和無聊。

四週是像死般的沉寂。家人們都已向睡鄉裏去找尋那幸福的美夢，祇有自己踱來踱去的足音，和壁上的時計、像音樂般的有秩序的相交拍和。

收拾好了琴譜，蓋上了琴，走到書桌前，開了桌上的檯燈，正想坐下來讀點書，書桌上的三個白色信封，泛現着三個好友的面影來。

情的一封長信，在悽悽訴着牠底環境是怎樣的不幸，青春的花兒，已將它埋葬在一個小塚去，殘了的玫瑰，它永遠不會有復活希望，此後祇好含住苦酒，徘徊於寂寞的國度。滿紙感傷的情調，使同情者替她灑了不少的熱淚。薇從紐約來信，說她在明年桂子飄香時便可以踏回故土，她希望那可愛的古國中，能見到昔年的朋友，熱情地握手，訴說着各人別後的生的旅程，那時，活潑的童心，將復爲各人所有。新的希望：正開展於這位年輕美麗的姑娘前，真誠的流露與偉大的友情，撕破了人間虛偽的紙幕。踏入了主婦的門，把整個精神都消磨於賢妻良

母，煩惱的時候，自己簡直想拋了家庭，回到昔日的友朋處，再歌着從前的美麗的歌兒。朋友，請不要離我太遠吧，請將你底消息給歸鴻帶來，我將從你的字裏行間，冥想回我們往昔的情趣。作了兩個男孩子母親的華姊，也寫了一封長的信來，訴說她的靈魂是怎樣的痛苦。別後各走各的路程，命運的主宰，編成了青春花瓣，已有好些萎謝於這沙漠般的南國。朋友們，你們不知你這位飄零異地的朋友，伊是怎樣憔悴於天涯。

起身緩步窗前，捲上綠的窗幔，凝望天空。沈沈的天貌似像徵着自己的前途渺渺，室內的殘鐘驚醒了往事如煙，幾年來天涯寄跡，過着冰國一樣的冷漠的生活，熱情是早已消逝於已往的古墓中去。有如夢般的飄渺的心湖，彷彿象死去了的湖水似的寧靜，永永不會漾起一絲異樣的波紋。浮沈在這瀾濁的塵寰裏，蹉跎歲月，徒負了人們的期望。

張望着朋輩們一個一個的凌霄直上，自己却永遠是踟躕於寂寞的旅途中的一

個落後者，雖然光明是依稀在前面招着手，可是疲乏的生命，不知能否跑完這樣遼遠的路程。

銀漏敲殘的午夜，曉風殘月的曙天，朋友們的聲音笑貌，所有往昔的豪情逸趣，時時會在回憶的銀光燦爛的漣漪裏縈迴着。

欲把懷惱的情懷寄託於琴音裏，可是幽咽的琴韻更撩起柔絲般的愁緒。裁就了綠箋來寫詩，銀管拿到手中，縷縷的詩魂已給東風吹去。

想把哀愁的珠子綴情一串，將牠永遠永遠地鎖藏在一個小箱子裏，但往往拿住牠時，牠便像肥皂般的從手中消逝去了。

回顧着已往，憧憬着未來，瞻望着現在，「幼稚」，「渺茫」，「平凡」，白色的那冊生命史中，印着這六個黑色的大字。

異邦的情調，祇有使浮浪的遊人厭倦。明媚的河山，親愛的友朋，夢魂中所眷戀着的你們啊！何日我們才可以實現一回甜蜜的再會？

社會之們，胆怯地不敢去叩，冷酷的人羣，是不容許我這孤僻者的存在，現實的生活，如春蠶般的困縛，茫茫人海裏的孤舟，怎當得起那驚濤駭浪？

遠處送來幾聲的犬吠，打斷了那如水的思潮，對面的洋樓，白色的窗紗上，還隱約看見華燈未滅，琅然的琴音，隨着嘹亮的歌聲飄揚過來，躲在象牙之宮內的幸福寵兒，正給這樣的美景良宵所陶醉。

不要再低吟着「舊的迷戀」的歌了，收拾起已往的殘骸付諸逝的東流，未來的新路，正等着我們去找尋，夜的影子，漸漸的消失在黎明的懷抱中，藍色的曙光，將隨着拂曉的晨曦來臨。

一九三三，五，一，作于西貢。

平凡的生活

奔跑於生命的旅途上的人們，各人都有着各人的生活，假如我們能用顯微鏡

來窺視，一定可以看見在這生活的漩渦裏，是浮着五光十色的漣漪。有些是給生活所支配，整天呻吟於生活的鞭子下，有些却躲在象牙之宮內渡其幸福的生活，還有一些，是在平凡的鞭子內，推着那個所謂生活的車輪，但到底呢？大家都同是向着渺茫的「人生」大道前進。

從萬里迢迢的古國跑到這赤道下的我，並不是爲着生活所驅使，所以也不致於掙扎呻吟於生活的鞭子下，當然，我亦不是什麼執袴子弟，沒有躲在象牙之宮內來享福的幸運，因此，日常的生活，無形中就要走上平凡的軌道去。每星期中，除了兩天是上音樂課外，漫漫的長日，祇有與書本爲侶。美麗的清晨，新鮮的空氣，把清靜的頭腦，放進研究艱深的古籍，和探索智識的源泉中。下午的陽光，令人懶懶欲睡，赤帝施威的時候，正是人們晝寢的機會。太陽消失了，輕風拂上樹梢，感到無聊時，翻開書報，快樂便得之於白紙黑字間。假如苦悶之蟲爬進心靈，祇要手指在琴鍵上跳躍，寂寞的魔鬼，便在悠揚的琴韻中消失，安慰則從

自己的指尖中找到。夜，挾着神祕的黑幔到來，在瑩然的燈光下，埋着頭，用幻宋想的情緒，來抒寫自己的心情，和一些蠻鄉異域的風光。至於星期日的光陰，則消磨於電影場中，和郊外的遊散，日歷一頁頁的撕下了，於是生活的車輪，便這樣循着平凡的軌道來一天天地的轉着。

在這平平無奇的生活，既沒有名譽利鎖的桎梏，也沒有案牘勞形的公事。不會聽到柴米油鹽的瑣瑣討論，更不會有着無謂的交際禮節來麻煩。在我自己是感到十分的舒適，清閒。雖然，也許有人會譏笑我，這是一種寄生蟲所有的生活。

啊，生活！平凡的我，自然祇應有着這種平凡的生活，不過如果事實是允許我的話，就願永遠保持這種可愛而又平凡的生活。

淪落

微濛的細雨，從黃昏前下到上燈的時候，仍是連綿不絕，推開了窗，迷茫的天空，是蒙上一層黑漆沈鬱的夜幔。

夜雨闌珊中的街頭，祇有遙搖欲滅的路燈，和兩旁黑黢黢的樹影，微風吹動枝頭碎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沒有一個生物會在這時候出現，白天裏熱鬧的人間，這時已淪為幽寂的死城。

悽風苦雨，帶給人們以無邊的愁緒。漫漫的長夜裏，無涯的寂寞在展佈着。在朦朧的樹影中，黯淡的燈光下，一團白的陰影，幽靈般的影子，很模糊的閃動於我的眼簾。

「你瞧，這是什麼？」恐怖僵住自己的精神，就喚着大哥。
沒有出聲！他望着燈光和樹影，這團影，又開始在蠕動着。

「是人！」大哥很鎮靜的說。

「人？」母親也警愕起來。

當我凝神去看時，一個輪廓的人影，很清楚的出現，慢慢地離開了樹下，蹣跚的走在街上，在淅瀝的雨聲中，飄蕩着些——當——當——的絲樂聲音，衝破了宇宙底無聊的沈默。

「這是一個歌者。」母親說。

「歌者，叫他進來唱歌吧。」我和大哥都同聲的說。

「唱歌的，」我們高聲的喊他。

站住了脚，把視線射上來，一種渥疑的表情，使他呆呆的立着，他好像有些不相信，在這幽冥似的世界裏，能聽到這樣生人的聲音。

「喂，進來啲！」看見大哥向他招手，才一步一步的走前來。

戴着帽，赤着足，是這樣的一位渺小兒，進來後，站在靠門的角落裏，不

住地用手絹揩拭臉上的雨點，全身的白衣，給雨和泥滯所濺，變成黃色，一陣風，吹到濕衣上，使他瑟縮地打了一個寒噤。

「有什麼好聽的歌兒？」大哥問他。

「有很多的，先生。」從衣袋中摸出一本細小的冊子，雙手遞給大哥。

這是一本很陳舊的手冊子，是用線裝訂的，四週的邊緣已有些殘破，書面上是堆滿了很多的油蹟和摺紋，使人想到，這本冊子是和牠的主人一樣的，不知歷盡了幾許的風霜，和經過多少人的摩娑賞玩。

輕輕的翻開來看，一個朱色的圖章，印着「陳達文」三個字，紅色的格子間，排列好些歌兒的目錄，目錄下是寫着每首一角，最使我們注意的，字跡是異常清秀而整齊，那種神彩煥發的字體，宛如出自那一位大書家的手筆。

翻下去，一頁一頁的翻下去，一切的風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歌曲，都不適合於我們的脾胃，翻到最後一頁時，我偷眼望他，他也同樣的望着我們，起先看見

各人沈默的態度，可憐的目光裏，不禁露出微微的失望。到後來見大哥翻着末頁在沈吟，他的眼睛裏，又閃着一線希望的光芒，作最後一次的期待。

「妹，你看這個好麼？」大哥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喜悅，抬起頭喚我。

把視線投到他所指的一頁時——客途秋恨——四個字幌動在我的目前。

「好的！」我告訴給母親，她也點頭同意。

有淘金者到達目的地時的快活，我們找到這首歌兒，真比拾到金子還要來得寶貴。

「客途秋恨」是一首哀感纏綿的粵曲，（粵人喚作南音）這是十年前，廣東民間最流行的曲本，全首用淺顯的粵語，混合舊的詞章，譜成這首美麗悅耳的歌曲。在香港時，曾聽過一個盲歌姬唱。來到這兒，整整四年，沒有重溫此詞，今夜，意外地得到這個機會，心中感到怎樣的欣幸和快樂。

「唱客途秋恨吧！」大哥放下冊子對他說。

「上下段都唱麼？先生。」

「是的。」

端了一張椅給他，找到一本曲譜來，幾個人靜靜的坐着，在靜靜的聽。

除了帽，坐下來，蓬鬆的短髮，散披於額上；髮下覆着瘦小長形的臉，眸子是奕奕有神，很年青的，最多也不過念八九歲左右。他把幾件樂器整理着，握在手中的是一柄舊牙刷，還有一個乾椰殼，和一個煙罐，是放在膝頭上。這樣敲着，敲着，發出有秩序而無節拍的聲音，大家都覺着滑稽得想笑出來，但隨即給一種神祕的念頭所掣着；終於無言地沈默下去。

他開始的唱——

歌喉是異常的清新，嘹亮，有如圓珠落盤，歌到曲中人追憶着當年的風流韻事，深沈的喜悅，使他不能克服的展開了自己的笑顏，同時，過去的青春霞影，淡淡的重復浮泛在他的臉上，但可惜這祇是一陣，正像星星的殘火閃着牠的餘輝

，過了後，便立即給死的暗影籠罩，於是他的面容漸漸的隨着歌聲沈鬱起來，圓美的夢是已破缺消逝了！正如秋夜的寒蟬，在嗚咽地訴說着牠底可憐的身世。

如是經過了三十分鐘的時間，上下段都唱完了，母親把一塊錢的紙幣，輕輕的放在大哥的手裏。

收拾好了幾件樂器，站起身來，戴上帽，大哥便遞錢給他。

「唔，先生，我沒有零錢。」他望着那張紙幣，很局促的說。

「不用找回了，餘下的給你作茶資吧。」大哥坦然的答他。

「謝謝太太和先生！」他很聰明的知道是母親給他，急忙回轉身向伊道謝。

「哦，還有你這本冊子！」大哥見他背轉身預備走出去，急忙喚他。

重復的走前來，接過冊子，「謝謝你，真僥倖，弄失了這個伴侶，又要再費我的一番心思了。」他像對大哥說，又像喃喃的自語。

「那末，冊子內的圖章，是你的尊名麼？」大哥不肯放鬆這個機會，趕緊接

下去問。

他怔了一怔，似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一問。同時，又在後悔自己失言，「不錯，這是我的賤名。」停了一刻，他才回答。

「你貴處？」

「廣東番禺」

「瞧你的樣子，很像一個讀書人，怎麼你又會操這樣的職業？」

聽了大哥的話，默然的低下頭去，一種難爲情的神氣，使他躊躇不語，很久，很久，才抬起頭，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悄然的道：

「說來話長了！先生，我實在不願意告訴給你們，這一百飄零的哀史。」

「又有什麼要緊呢？彼此都是天涯作客的人。」大哥的態度，是嚴肅中帶些溫和。

「既是這樣，我祇好在各位面前自剖了！」因爲我們的熱誠，他便不得不重

復的坐下來，說了以下的一段話。

——五年前的秋天，我隨了幾個朋友從故鄉飄流到這兒，碰了運，初踏異地，便得朋友介紹到某某學校裏當一個國文教員，粉筆的生涯，雖是清苦，但總比伏處故鄉好得多了。可是在去年，學校因為經濟支絀，下令裁員，不幸我是其中的一個，失了業，迫不得已暫在一位朋友處棲身，祇兩個月，這位朋友，又回國去。輾轉，流離，好不容易得在一間茶樓內拉胡琴，然而命運之捉弄人，好像這樣還不夠，今年春間，我又解了職，恰巧這時，接到從故鄉寄來了一封家書，是父親病重，促我回去，在這個時期的我，正是腰無分文，終於使他老人家在彌留時，也見不着他的遠地歸來的孩子，不肖的我，是令他遺恨於九泉。最後爲着解決自己的麵包問題，祇好走到十字街頭去，開始我的飄泊生涯，幸而向來自己對於歌曲一門，是有些研究。從此。華燈初上，街頭，陋巷，多了一個流浪人的蹤跡，和一些散漫的琴音，貧民窟裏，我第一次嘗到人生的苦酒。不過，每次想到故

鄉，我是魂銷，腸斷，在故鄉，父親墳頭上的草，想已長得青青了，可是在春秋佳日，他也得不到他的兒子半頁紙錢的祭奠，九泉有知，他應要詛咒家門不幸，養了那個不孝的兒子！倚闥望我的白髮母親，不知道怎樣龍鍾衰老！伊有一個飄泊於異鄉的無用的浪子，使伊憂傷倦念。至於孤守蘭幃的青春少婦，更不知是如何的憔悴！伊的重利輕離的夫婿，使伊含辛茹苦！還有那嗷嗷待哺的黃口小兒，不知已長成幾許？他有不慈的父親，使他失去了童年的幸福！然而他們又怎會知道這個欲歸不得的遊子，是這樣淪落在天涯。

聲音是微微有些哽咽，爲着熱情所譴責的他，不禁悽然的下淚了！

一絲一絲的鄉愁，停在我們久別的心坎中。悲哀的陰影，掠上各人的眉宇。

「怎麼你不向你的親戚朋友，籌些川資回去？」母親又向他問。

「親戚，朋友？」他苦笑的說。「太太，沒有金錢，就沒親戚朋友了！現在我以這子然的一身，和兩個粗暴的拳頭，在這滾滾的人寰裏掙扎，浮萍的身世，

祇好隨着無情的流水飄蕩，也許有一天，風清月白之夜，這一縷異鄉的孤魂，會飛回他的故鄉，重吻他所愛的人吧。」

他一邊說一邊站起來，用手絹揩去臉上的淚痕。

「再見，先生！」他望了望我們，便移步走出去。

「再會，年青的流浪人，願輕風吹送你的歸舟，早日達到你的故里，我們祝福你！」大哥送他出去，拍着他的肩膀。

「謝謝你們！」他用感激的目光，向我們作最後的回視。

「唉，可憐的飄泊者！」母親望着他的背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拉起窗簾來看，瀟瀟的雨聲中，他走上淒清沈寂的街頭。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輕輕的吟到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兩句，不知怎的，自己的眼圈兒也有些紅暈

起來。

一九三三，六，十九，於西貢。

四絃琴

夜深了，安息的時候已到，各人都逐漸散去，我挾着幾本琴譜，從休憩室中走出艙外，海的女兒是在沈沈的睡着，悽清的月姊，正從雲屏後露出弧形的半面來吻住欄影，流螢的星星，尙頑皮跳躍於藍絨的天幕上。月夜的海景，宛如穿了黑衣服的美人，牠的莊嚴神秘，令人爲之傾倒而不自覺。徘徊於欄旁，溫柔的海風，習習地吹來，穿着單衣的我，便感到有些輕寒襲體，可是我的思想，是沈迷在另一個境界中去，不會因爲風寒夜靜而稍怯。驟然。我覺着在嫋嫋的微風中，不知是誰在拉着琴，柔和的音調，是奏着巴黎如舊的曲子，爲着好奇的心理，和愛好音樂的天性，我便循着琴聲，向前尋索，將近走到船尾，琴音中還似有人在

哼着歌兒，聲悽而低微，星光與月影下，一張帆布椅靠在船欄旁，很寂靜的坐着一個人，面着海，海風吹動了背後的幾絲銀髮，和肩上一條西班牙式的大圍巾，依稀辨出這是一個女人，躡足走近時，伊仍且彈且歌，手中抱的是一個四絃琴。

從伊的側影看來，好像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西國太太。

「請恕我打斷了你的清興。」我見伊放下琴，知道是彈完了，便走上前用法文對伊說。

一張慈祥而有皺紋的臉孔，抬起頭來看我時，堆滿了溫和的笑容，像是預知我到來般的，伊的臉上，沒有驚訝的表情。

「不要緊的，年青的女郎。」伊站起來，和我握了一下手，很懇摯的，請我坐到伊的帆布椅上。

彷彿是詩織成的幻夢一樣，我和伊並坐在一起時，心內就開始覺得。

「怎麼？你也是學音樂的麼？」伊那銳利的眸子，竟發現我手內的一捲琴

譜。

「是的。」我沈默地答伊。

「尼波連城之夜，牧童的夜歌，當年在孟德里，……哦這許許多多的美麗歌兒」伊很高興地，一面翻，一面念着譜內的曲名。

黑紗的晚服，頭上還挽着一個西式的髮髻，髮色是金黃中略帶些銀灰，一串很長的黑頸珠垂在胸前，眼睛像是不大好，戴着玳瑁邊的眼鏡，身軀高而微胖，伊的態度和儀容，很顯明地帶些英國貴族的遺風，然而伊又有着一般法國人的和藹，和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

「怪底剛才休憩室內有人彈鋼琴，原來是你，實在，海上的生活也太寂寞了，祇有彈琴是我們唯一的消遣，」伊將琴譜交還我，撫着琴，感慨似的說。

「像你這樣對海望月來彈，才真算是享盡人間的清福。」我的話，是一種羨慕的口吻。

「你不知道，兩天的晚上，除了我和琴兒作伴之外，祇有明月與流水是我們的知音，却不料今夜又幸福的遇到了你！」是怎樣充滿了詩意和真情的一句話，伊在對我說着。

「你是在香港上岸麼？」伊忽然這樣問我。

「不是，我是回西貢去的，你呢？」

「我是住在九龍的，這次從上海回來，是因為上天津探候我的姊姊。」

「你在香港很久的吧？」

「從巴黎來香港，已經過了十四個春天了，你有到過巴黎去麼？」

「沒有。」

「怎麼你不到巴黎去研究音樂？巴黎真是一個美麗的藝園！」伊在絮絮的說着巴黎是如何的好，使我不禁揣想到，伊是一位久別故鄉的法國太太。

話兒漸漸的轉到別處去，伊很歡喜我，頻頻握着我的手，一種倦念家鄉的情

緒，常常從伊的談話中流露了出來，伊說伊的故鄉，是在煙水渺茫的萬里重洋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祇要你肯化一些的時間，四個星期的海程，就可以給法郵載你到馬賽了」
「但是，你要明白，法國並不是我底夢想的國。」

「哦，那麼你——」我不覺睜大了眼睛望着伊。

伊笑了，是笑我太孩子氣吧！然而伊又很溫和地對我說：

「也許因為我的法文說得太好而令你詫異吧？年青的人，待我告訴你。」

伊說伊是生長在波蘭一個山明水秀魯森尼亞的鄉中，父親是一位波蘭皇族的後裔，母親也是英國皇室中的女兒，伊的外祖母還是皇子們的姨母，論起來兩家都是貴族的門楣，然而當時因為種族和強弱的比較，母親嫁給父親，是母家各人認為莫大的羞辱，於是母親就給伊們驅逐了出來——母親的故國，既不容許他們的立足，父親便和母親回到祖國，住了數年，又恰值祖國陷於混亂的時候，所有

皇室宗親，都紛紛的棄家出奔，這樣，伊的父母，又不得不攜着伊們母女倆走到巴黎——從此以後，伊們便在巴黎住下，直至伊十八歲那年，伊父母雙雙的死去，那時，伊和伊的姊姊已在巴黎國立音樂院畢了業，自後，便在巴黎過着教習生活，一九一八年春，伊來了香港，在一間學校裏教授提琴，到現在，伊是過了很悠久的孤獨生活，伊的丈夫早年死去，而且膝前沒有半個兒女，伊的晚景，祇有寄託於音樂上。

「逝水年華，人生原是一場大夢！」伊喟然的這樣說，慘淡的面容，深深的印着一種戀舊的悲哀。

經過了長時間的沈默，彼此仍是感然相對；望着欄外的銀濤，在我稚弱的心靈中，也不禁起了無名的感喟。

當我站起身來告辭，伊緊緊的握着我的手，祝福我底前途，並且很親暱的和我吻別。

夜色森然，星兒與月姊都睡眼惺忪的低着頭，我走回艙裏時，已不知是什麼時候了。

* * * * *

東方漸漸的吐着魚肚白色，淺灰的雲縫裏，閃着燦然的微光，黎明的神，正開始推着牠底黃金的車輪。這時，船兒是徐徐地駛進綠油油的香港海。

跨出了房門，正想走到船欄旁去欣賞這美麗的朝景，迎面走來了一位穿白色制服的侍者，他很恭敬的遞給我一個細小白色的紙包。

「這是二百二十號房的一位太太囑我送來給小姐的？」他恐怕我不明白，立刻用法文來解釋。

「謝謝！」我望着他走了後，便打開來看，白紙上有幾個藍色的法文字：

讓牠永遠地在你的面前來彈着無聲的曲調；譜出無言的哀歌吧！柔軟的生命的緞帶，會把兩個優美的靈魂，緊緊縮在一起的。

瑪琍，奧特。

一個很纖巧的，金質四絃琴式的胸針，橫躺在藍絨的盒內，我把牠拿起來，對於這件突如其來的神祕的禮品，使我惘然地憶起了昨夜飄忽於月光下的幾絲銀髮，和一張堆滿了笑容的慈和的臉孔。

一九三三，六，卅，于西貢。

餓殍

「唉，可憐我，給我一個銅板吃飯。」當我踏上扶梯預備去安息時，門外是起了這種淒楚顛慄的聲音，反覆的，鑽進我怯弱的心靈，一點惻隱的天性，使我作了一件人類所謂的「善舉」。每夜，從我的手中溜去了一個銅板，每夜，他底破舊的筐中，添多了一個銅板，這樣風雨無間的過了三個多月，這兩個不相識的異國人，兩個不同的靈魂裏，有着兩種不同的情緒。我是因為這一點小小的施與

而感到快慰，他呢？也許他會感謝上帝，今夜他又得到一個銅板，使他輕輕地解決了吃飯的問題。雖然是一頓不甚溫飽的晚餐，但他已經滿足了。

是月明如鏡之一夜，銀白的月色，照耀到寂寂的街頭，映着露臺上；我和母親兩個孤寂的影子。在這靜如止水的境界中，隱約又聽到那種淒楚顫慄的聲音，隨風飄來。

「唉，可憐我，……」玲瓏的月光下，一個傴僂龍鐘的老人，扶着杖，顫顫的行來。

雪白的鬍子，亂草的銀髮，枯柴的手，弓一樣的背，悽楚顫慄的聲音，浮蕩於街上。

這位被擯棄於幸福之門外的人兒，在階級的鴻溝裏，雖然我和它還是初次的認識，但在純潔的靈海裏，我們已經緊緊的握了幾回手了。

本來，在這廣大的人生圈兒內，彼此都同是在黑暗中來摸索「生存」的路徑

的。不過，他是不幸的作了人羣中的一個落後者，然而生命的緞帶，會把那些優美的靈魂縊在一起的，當我們在微弱的心絃上，彈出同情的曲調的時候。

一個閃亮的銀毫，從母親手中溜了下去，我底思想也隨着幻滅了。

三天來狂風暴雨，夜間，氣候彷彿初冬一樣的凜冽，慘淡的天空，像一個愁眉苦臉的女人，令人見了，會興起一種不快之感。

雨晴後的清晨，我挾着琴譜，從學校回來，剛下了車，「死人，死人。」街上的人們，一邊嚷着，一邊跑到我們隔鄰的一間空屋前探望。

好奇的心理，使我也拖着雙腳，鑽進人叢中。

紅十字醫院的汽車來了，一張帆布椅，從空屋內抬出來。白布覆着一屍身，露出整個的頭部，啊！映進我眼簾的：是一堆雪白的鬍子，一叢亂草似的銀髮。我立刻打了一個寒顫，我彷彿墜到古潭中般的混身都戰慄起來。

我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回家去，耳朵裏，模糊地聽到街上人們絲絲議論的聲音

：「不知是餓死還是凍斃？」「昨天還看見他睡在這屋內」。「唉，可憐的老頭兒！」猛抬頭，看見紅十字醫院的汽車，駛到街口時，恰巧碰到一家熱鬧的出殯，藍色的燈籠上寫着：「劉老爺千古，享壽七十有二。」嗚嗚的汽車喇叭聲，和出殯人家的絲樂隊的聲音，混成一片。

一九三三，八，十日，於安南。

流浪的歌者

宇宙埋藏在黑絨般的夜色裏，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蕭瑟的晚風，是在枝頭上低訴着。從稀微的路燈中，可以望見樓外是一片黑暗的，冷靜的長途。

拋下書本，滅了燈，倦倚窗前。圍巾披上了，還覺得有點兒冷。奇怪，今年的天氣變了，冬之神也居然把它的餘威，吹到這沙漠的國來，使終日在炎炎的陽光下生活着的一切，都呈了一種蕭瑟的景象。

對面的一家，門前的燈兒，倏的亮了起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來了幾個異樣裝束的男女。那家的主人，是和他們在喃喃的說着我聽不懂的話。

那個女的，是穿着花色有圖案的紗縲，粉紅的上衣，烏雲的髻兒，高高的盤在頭上。手臂上戴着一串銀鐲，和鬢邊兩個銅色的耳圈，閃着淡金的光輝。赤了腳，脚上也套着兩個粗大的金環，環旁有幾個細小的金鈴繫着。站在她後面的是三個男伴，很骯髒的白襯衫，方格的紗縲，手臂，胸前，褐色的皮膚上雕滿了奇異的藍色花紋。這些有吉普色人的風度的一羣男女，大概是從東浦繁流落到這兒的賣唱者吧？

一個席地坐着彈琴，一個吹着管長形的笛子，於是一雙男女，便徐徐起舞。舞時，以手作勢，男的向女的伸着兩手，作求愛狀，女的又故作羞澀，向後退避。但，隨即，他們又手牽着手，站在一起而跳。這樣的且歌且舞，或進或退，手臂的銀鐲，脚上的金鈴和金環，因為身軀的擺動，發出鏗鏘悅耳的聲音，和奏出

來的樂聲，在有旋律的互相拍和。

古式的舞蹈，古雅的音樂，引動了街上的行人，都駐足而觀。黃色的燈光，照到幾張帶有笑容的，褐色的臉兒，笑容是掩不下那悵鬱的陰影，眉梢，額角，堆着衰老的皺紋，是失去了的青春代價，也是象徵着風塵的憔悴。

爲着殘酷的生活鞭子的驅使，離開了近在咫尺的故鄉，他們的足跡，是踏遍了海角，天涯，溫和的春風，吹不到他們枯萎了的生命的花朵，陳舊的生命史中，沒有塗過一些春天的顏色，永遠永遠是秋天的一頁。

在沈默的氛圍中，望着幾條零亂的舞影，幾張褐色的臉兒，使我不禁興起一種浮華如夢的哀感。

那個女伴，接了主人給她的一角錢，幾個人齊合掌道謝。

幾條流浪的影子，依舊拖上十字街頭。蕭瑟的晚風，還低低的吹着那宛轉抑揚的琴音，黑暗的，墳場似的行人道上，靜靜的走着這一羣賣唱的男女。

一九三三，冬，于西貢。

露 露

——紀念我的一位小朋友——

九月的秋天，我們搬進新居時，第一天的下午，在客廳內，整理着書架上的琴譜，突然，鋼琴內的琴鍵，發出琅然的琴音，我疑心是琴線斷了，驚異的回過頭去，鋼琴旁，一雙澄清得和湖水似的藍色眼睛，亮晶晶望着我，金黃的髮絲，受着室內的陽光掩映，燦然耀目，穿着一身淺藍的童裝，是一個五歲左右的，很秀美的西國孩子。

見我凝視着他，很害羞的低下頭，鋼琴的蓋是揭開了。我立刻明白了適才的一切；「是你？」我溫和的問他。

他望了我一下，點點頭。

「你喜歡彈琴麼？」我拉他到跟前，他並不拒絕，很柔順的站在我身邊。許是還陌生吧？他仍舊沒有出聲。

「你叫什麼名字？」

他嘻開了嘴唇，想來回答。

「露露！」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外面叫。

「唯！」他口中應着，迅速的擺脫我的手，「媽媽叫我」用靈活的小眼睛，向我瞟了一眼，如飛的跑出去。

後來，由于父親的告訴，我才知道他是隔隣的一個提琴師的兒子。

過了很多天，晚餐後，我照例的要彈一回琴，在琴聲燈影中，門簾一動，閃進來了一個人影，脚步放得輕輕的，走到琴側。「哦，露露！」我停了琴，捉着他的手。

他打扮得很齊整，頭髮梳得很光滑，白皙的臉兒，浮着天真的微笑，他跳到

琴前翻着琴譜，他和我已經不很陌生了。

「這是什麼？是不是 Mon Paris 我的巴黎？」他說着清朗的法國話。

「不是。」我故意的搖了搖頭。

「怎麼你不彈 Mon Paris & Mon Paris 是很好聽的。」他露出失望的樣子。

「待我來彈 Mon Paris 給你聽，好麼？」

他拍着手兒，腮邊露出兩個圓圓的笑渦。

他靜靜的站着聽我彈琴，還用小手在琴側，跟着琴聲，作輕微的按拍。

那夜，他玩至夜深才回去。

接着，每天他都來，我也和他厮混慣了。他的年紀雖小，對於音樂，却有很濃厚的興趣。當我彈琴時，他曾拿了個尺，站在椅上，模倣音樂會導師的神氣，他的莊嚴態度，常常都令我們大笑起來。他的聽覺很靈敏，能夠隨着琴聲來跳舞

，步法不亂。有時，他又拿來一本本的童話，要我講給他聽，因此，每天，從下午到晚間，他是成了我們家內的唯一客人。

他告訴我他在一間幼稚園念書，他有一張小提琴，是父親新近買給他的。他的母親，我曾見過一次，是一位很肥胖的法國太太。我真想不到這個醜陋的女人，也會有這樣聰明秀美的孩子。

「*Mon Paris*」那首歌兒，是他很愛聽的，一次，他病了，還跑過來，躺在客廳的沙發上，要我彈「*Mon Paris*」給他聽，等到我彈完琴，他却睡熟了，他的母親過來抱他回去。

踏入了成年的門閥，可愛的天真已離我們遠了。在枯燥無聊的生活中，得到他來作伴，談笑，彷彿重翻到可寶貴的童年時代的一頁。

「姑娘，露露要回法國了。」一天，他到來，蹙着眉，對我說。

「你真的要回法國去？」我笑着問他，因為我不很相信他的話。

他沈默着沒說話，他的樣子，不像往日般的活潑，祇站了一刻便走了。

兩天後，他的母親挈着他來，她對我們說，明晚他們便要動身回法國，所以特來和我們辭別。

「希望你有機會到法國去，和露露見面。」她撫着露露的頭髮，含笑說。
露露很羞怯的依在母親的身邊。

我低下頭，不敢望他。

他的母親和我道再會時，我才愕然抬起頭，在握手的當兒，這個平日認為討厭的女人，今天，我倒覺得她很和藹可親。

“Embrassez moi, Zoulu,” 吻我，露露。我抱着露露，把臉偎近他。

輕輕的吻着我的兩頰，把頭伏在我的肩上，臉上有着一種依戀不捨的神情，純潔的衷心，也會湧進傷離的情緒，連我自己也不禁有些黯然心酸。

第二天清早，我買了盒朱古叻糖，在到學校去時，因為不願惹起自己的傷，

沒有走去見他，祇囑家人們送去。

晚上回家時，看見書桌上放着一張照片和一束玫瑰花，旁邊有着露露的簽名，知道露露是來過了。母親說：他在客廳徘徊了一回，然後把照片和花兒，放在書桌上，便去了。

活潑的小影，美麗的花朵，我對着它們，更灰失掉了靈魂似的空虛。半年來，他給與我的快樂和快慰。現在是如此的消失了，這寂寞的去後，能不令人生一種悽然之感？但願在海洋重隔的西方之國裏，我這一位可愛的小朋友，永遠的康健和無恙，我是這樣誠懇地替他祝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于西貢。